

## 前言

詩詞歌賦，常以爲文人遣興怡情，風花雪月之作。其實，奪其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廣  
神功。經，更顯示如何應用詩歌。先知的教導，多以備。詩篇中，更  
涵蓋有歌頌，訓誨，論理，責備。邪惡，淫舞，對於屬靈的會衆，聖靈  
自當會指。會，要注意雅俗共賞一高雅自應俯就低俗，但  
低俗不而人抱。怨，甚至語詞不合聖徒體統。聖經一  
低俗不而人抱。怨，甚至語詞不合聖徒體統。聖經一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富富的存在心  
裏，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誡，  
心被恩感，歌頌神。(西三:16)

許多年前，思想聖經中人物敗失的史例，掃羅的毛病，主  
要在心頭內向；而其下屬的人，就以不甘謙卑，想往上爬，  
把極峰擠下來，或竟排除。這樣，自私自利，不敢信任，  
不能同心，哪得不敗！  
轍，可悲！所以想不出兩句似有不能免這自然無以爲效。拿指  
襟。一首生命裡想：何不放棄也許可收積極的將，請他指教。我講那  
造的後肢體，他是仗和韻律太難。他說：“最後一句結還，沒那也  
會眾先生，他仗和韻律太難。他說：“最後一句結還，沒那也  
凌先，可自由如何？”他建議：“蒙愛永長存。”那正是  
些，您的意思如何？”他建議：“蒙愛永長存。”那正是  
我的談到該用甚麼題，老人家說：“聖光吟”，我聽了以  
為“聖光引”。他也點頭認可。

## 聖光引百字歌

基督元首尊      教會合一身  
頭目要心足      領袖有胸襟

勤音恩焚聞人群存  
殷福天燒近僕羊長  
當傳沐毋遠為是永  
奉口盛火香心主愛  
事張豐凡馨忠從蒙  
誠禱物灌壇婦兵路  
真祈世澆祭新精義  
須常獻時作如作了  
拜手慨靈庭貞敵完  
敬舉慷聖家守對行

第一聲雞鳴

黑暗的波濤  
仍在夜的疆域  
太陽的腳靜靜  
但世人在無邊  
沉睡在無邊的  
雄雞昂起了頭  
向著東方呼喚  
喊出了第一聲  
雞鳴

啊 你聞見了黎明的氣息  
你望見了黎明的腳蹤  
向著人間  
發出了報曉的鳴聲

那是何等的聲音  
振破了黑暗迎來了光明  
這人間最美的聲音  
值得我們尊敬  
值得我們歌頌  
使我們再負起現實的責任  
從沉睡中清醒  
草木在夜露中只有哭泣  
啊四周是那麼黑暗  
天上仍懸著群星  
雞鳴了一聲  
那簡直是雄壯的怒吼  
在反抗著夜的暴政

雞鳴了一聲  
是何等振奮的聲音  
劃破了夜空  
醒起吧 光明的兒女  
過真正的生活  
抖掉了夢幻  
把理想播向曉風

雞啼

他們說 你不過是凡禽

卻蘊藏勇敢的光明靈魂  
你不會如鸚鵡的諂媚殷勤  
也不曾傲兀的雞立鶴群

你沒有優厚的高品鶴俸  
鶴當有乘軒者你卻遍了大地  
幽暗籠罩你鋪蓋著萬民  
你獨自傲醒並未酣睡昏沉

沉湎在人罪中的因你清醒  
卻得有曾怨啼聲的叩破夢  
留下不了因可貴的和悔改  
反抗的嗚叫到黎明來臨

## 道路

有人從這裡行過  
有人在這裡洒下鮮血  
為了斬除荊棘

如今  
我們行在這路上  
走向成功和榮耀  
當踏過苦難山峰的脊梁時  
不要忘記  
洒下些微笑的花朵  
為了後面的旅人

## 真理

—如果真理是可以毀滅的  
我們願意與真理一同毀滅

昨夜的夢  
帶給我的驚惶  
比夢的旅程更長：一  
她的真理是那樣的孤寂  
滿了一了淚痕  
那麼的淒涼

在仇敵的環攻中  
她遍身染血受傷  
她倒了下來  
雖然她還有氣息  
他們卻要將她埋葬  
沒有真理的世界  
沒有文字的詩章  
沒有一切雜亂無章  
真成了不可想像

白日失去光芒  
幽暗緊壓著人的心腔  
眼淚在臉上凝著秋霜  
土色在互問：黑的心腸！  
良心的誰，這黑的心腸！  
殘害卻在爭奪她留下的衣裳  
啊，原來他們要用來偽裝！

天空中雷的聲響  
發出雷的景物  
地上了光亮  
恢復了真理並不曾死亡  
原來真理並未衰老  
她並未衰老  
她仍然強壯  
她身上濺的是仇敵的血  
她的長劍仍閃爍著鋒鏑  
她身上的傷痕  
原來是眾多的榮耀勳章

那些反對她的都倒下去了  
不能再敵擋“永恆的太陽”  
人所頌讚中下葬  
也在輓歌中下葬  
只有真理永遠堅定

不被捆綁  
在羔羊筵席上的佳餚  
卻是昔日的虎狼

## 生命

生命  
像一支燃盡的蠟燭  
不再發出光輝  
不當他還不願熄滅的日子

為甚麼  
你的心裡沒有火焰  
你的那喜樂的火焰  
你那愛注視自己  
你而不曾仰望那  
眾光之源

為甚麼  
你開門迎接衰老的葉子  
當你還應該有青的葉子  
啊 卻已脫落了  
那射傷人心的銀箭

是在乾硬的土地上  
是在狂風暴雨中的呼喊  
是我聽見了生命的屈服  
生命不向死亡間  
在黑暗中飛翔  
在光芒在飛行

生命在行的進  
在黑夜的山谷  
在種子昂起頭來  
那旗幟  
綠色的旗幟飄揚

## 生之旅

花兒不斷開著  
花兒不斷凋落  
記憶不在生命的榮光中創造  
又在流沙的歲月中消磨

在熹微的晨光中  
你踏上迢遙的征程  
像尼羅河的波濤  
向遠方奔逝不停  
悲哀卻悄悄的萌芽  
在廣袤沙漠的間隙中

我的目標是那輝煌的金字塔  
我已經望見了一  
踏著在沙漠中  
落日所鋪設的黃金階梯  
雖然我的心仍不疲倦  
但必須卸去這舊鞋舊衣  
在睡眠的黑暗中將遺忘  
一切無論誰是征服者的光榮  
和誰的勝利

## 不疲的行旅

雅各出了別是巴，向哈蘭走去，到了一個地方；  
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裡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  
塊石頭，枕在頭下，在那裡躺臥睡了。夢見一  
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  
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  
創世記第二十八章

夕陽，沉下了山岡  
餘暉，給大地灑遍了金黃  
我拖著一身的疲乏  
息足在曠野的路旁

我——一個孤獨的旅人  
奔波在崎嶇的道路上  
是綺麗的理想鄉  
使我在別離了家鄉  
在逝去的日子裡  
追尋，追尋……  
走向了遠方  
賜我勇力是真理的杖  
肩上是感情的行囊  
餓了咽著粗糲的乾糧  
渴了飲著粗糲的乾糧  
我曾踏破無數個星夜的瓊漿  
我永恆的沒有宿歇的曙光  
我晚間，著荒野的寒冷和風霜  
晨星給我披上滅滅的希望  
給我像碧空不滅的希望  
獨自啃齧著人生的蒼涼

如今  
又是夜的開始  
炊煙和暮靄凝結成一片蒼茫  
深沉的人靜息了海洋  
已漸漸撒下黑暗的巨網  
夜無邊的靜謐埋葬了山莊  
無蝙蝠在閃爍著微光的野地裡  
螢燄睡臥在路斯的野地裡  
擁抱著寂寞的枕頭  
石頭是我枕頭  
天空是我營帳  
群星是我營帳頂上的鑽石  
草茵是我眠床





在我雅博渡口  
染凝視著河  
妻藍了廣水  
背子已渡的  
我影深過  
也們將會再  
許 就永  
遠失掉了方向

這兒  
只剩  
心靈  
像墜  
有  
我  
在  
我  
失  
我  
歡  
松  
靈  
金  
東  
我  
也  
我  
走  
我  
暢  
飲  
下  
沉  
入  
位  
與  
雖  
然  
窩  
已  
失  
去  
微  
笑  
像  
歡  
松  
靈  
金  
東  
我  
也  
我  
走  
我  
暢  
飲  
孤  
單  
一  
人  
底  
的  
鉛  
塊  
一  
樣  
中  
知  
名  
的  
友  
人  
野  
地  
裡  
較  
力  
的  
爭  
抗  
卻  
留  
下  
永  
恆  
的  
創  
傷  
自  
己  
憑  
恃  
與  
剛  
強  
沒  
有  
的  
疲  
倦  
一  
戰  
勝  
的  
戰  
士  
榮  
氣  
氛  
在  
四  
周  
的  
蕩  
漾  
舞  
著  
綠  
色  
的  
樂  
章  
破  
了  
長  
夜  
朝  
陽  
於  
創  
造  
新  
的  
勝  
利  
所  
獲  
得  
的  
歡  
狂  
朝  
露  
又  
向  
前  
走  
去  
擷  
那  
絢  
爛  
的  
彩  
霞  
成  
功  
的  
醇  
酒  
的  
芳  
香

## 天上的時鐘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傳道書第三章 1 節

天上的時鐘  
不知是如何轉動

但我們常埋怨它的失職  
因它比我們的時間慢一點

當守望者  
在殷切的注視著東方的天邊  
盼望光明立即出現  
逐去黑暗  
當大衛兇惡的追逐下  
在掃羅受膏作王的應許實現  
雖然難忍這艱苦重擔  
天上的時鐘  
仍依它自己的時間

亞伯拉罕  
得神的應許賜他後裔  
但天上的時鐘焦急的緩慢  
他卻令人焦急的伸出自己的手  
他要幫忙把那時鐘加快撥前  
結局只帶來擾亂的隱患

只有等候  
雖然我們不能看見  
如同保羅心靈的破船  
在主信實的話終必應驗  
直等黎明射出金箭  
歌唱將代替流淚  
慶祝光明的凱旋

### 挪亞的日子

老人家想盡方法  
向那世代的人介紹  
一個新的觀念：“雨”！

他們譏笑說：“老挪亞瘋了，  
哪會有這樣的事！  
我們知道水汽凝結成露，  
是夜的女兒遺落的珍珠，  
使草木禾稼長得更豐綠；  
我們經驗過霧，  
遮蔽太陽的炎熱，  
使植物得以復蘇；  
這些都是自然恩惠的賜予，  
來自大地——我們的慈母：  
不論我們怎樣的為所欲為，  
她總是慷慨的煦育供應萬物。  
水自然是給我們解渴，  
或是澆灌田地，給我們好處。  
現在，挪亞竟然說：  
‘雲在滿了水，會降下成爲甚麼‘雨’！  
因爲我們犯了罪，要有審判，刑罰，  
聽來像是幼稚的報復！  
我們人類有新發的刀劍，  
我發洩我神們的恨和忿怒；  
誰能想像我神跟人一般見識，  
哈！哈！祂們竟然會來對付？  
噢，我有事情要去忙，  
昨天剛得同陳舊的前妻分手，  
今日得忙著籌畫再娶；  
甚麼對這些宗教，甚麼審判，  
甚麼天堂地獄，  
我對這些閒話完全沒有興趣！”

挪亞不管世人的譏諷，  
他的使命是傳揚神的義道；  
警告罪人悔改離棄罪惡，  
因爲神的愛忿怒神不願世人滅亡，  
預備方舟和洪水的救恩，  
大只有方舟的救恩，  
但世人掩蔽的救恩，  
口乾舌燥的勸勉，  
拉麥向天揮舞的嘲笑，  
他就輕蔑的指著挪亞說，  
再提起他的罪，  
必定要使用強暴。

一百二十二年！先知忠心的傳講，  
神寬容的天色！悔改，忍耐不能說不長。  
誰能說明天會跟今天一樣？  
起飛的經濟還要更升騰發展，  
市場上的生意仍然繁忙；  
城市中的人們紛紛增加起來，  
地上的人們一切活動還是那麼興旺；  
人都在打算他的光明前途，  
沒有誰把神的話放在心上。

二月十日那一天，  
挪亞全家八口和成群的動物進入方舟；  
他們撇下地上所有的財物，  
任憑別人去搶奪，挪亞絕不回頭。  
群眾圍繞那龐大的三層奇異動物園，  
日夜的跳舞，嘲弄，辱罵加上詛咒；  
耶和華把挪亞一家關在方舟裏面，  
一切暫時的羞辱他都甘心忍受。

二月十七日。世人第一次看到  
天上的窗戶開了四十晝夜豪雨降發，  
對許多人那也是末後一次，  
洪水氾濫在地上是絕望的懼怕；  
在方舟以外再沒有得救的門路，  
蒙恩的只有挪亞一家。  
一年後的二月十七日，洪水消退地面乾了，  
他們承受潔淨的大地，在神立約的彩虹下。

現在的時侯也如挪亞的日子，  
所見的世界並不會存留多時，  
主耶穌將要顯現施行審判，  
在烈火焚燒下所有物質忽然消失！  
相信進入基督裏是唯一的救法，  
大災難來臨時可以逃避：  
現在快悔改離罪接受救恩，  
切不可耽延等待後悔莫及！

## 獅口的見證

獻給受苦的聖徒  
(取意但以理書第六章)

你自然聽過“獅口的見證”  
是說如何脫離危難的餘生  
但不同的是——  
這獅子口中說出的見證  
希望你更加留心的聽

餓得好難受啊！  
肚子裏像火燒，在絞痛。  
多少天已經沒有食物了：  
對我好，卻變得更仁慈，窮一  
雖然，我有利齒，有銳爪，  
但王家洞穴裏的雄獅，  
有這些又作得甚麼用？  
我只能盼望人的飼養——  
慣於等他們把人丟下來給我吃，  
如果不，我只好等，等。

好多天了，  
我意識到情形的不同：  
新當權的總長和總督們，  
常常來奔走大利烏的王宮。  
雖然，我不屑於理會他們的  
權術，鬥爭，  
但仍然不免聽到  
他們輕快的腳步聲。  
他們說，沒有甚麼叫非法，  
在全國也沒有賄賂通行。  
不過，只送送紅包，收服務費，  
就可以把黑暗變成光明。  
叛逆投降都叫作義士，  
慣打敗仗的被捧成大英雄！  
奸邪的變成了忠貞，  
真箇是黃鐘廢棄，瓦釜雷鳴。

他們描繪出一副美好的遠景，  
齊聲說國泰民安天下太平！  
他們殷勤的對王逢迎，  
大聲的向王歌頌；  
好像罪惡忽然從世上絕了種，  
好像彌賽亞也不必降生；  
沒有人敢說惹犯他們的真話，  
這樣，也再沒有人被丟入獅洞受刑。

但那一天，  
上面洞口的蓋開了  
一那是黃昏的時候  
夕陽的餘光已經很黯淡了。  
忽然的黑暗變得更濃，  
從上面飛下一片陰影，  
很快的就分辨出原來是人形。  
飢餓的少壯獅子從睡中醒轉，  
張開了利爪表示歡迎。  
啊，原來是一個老人，  
鬍鬚和頭髮都白了，  
體態顯得有些龍鍾，  
臉上滿了皺紋，  
皮膚已經垂鬆。  
但他站在那裏，  
顯然的與其他的人不同：  
他沒有驚慌，沒有哭喊或咒罵，  
神態竟然是那麼安靜！  
那獅子再慢慢的走近，  
用鼻子湊上去拱一拱：  
“他的氣味是那麼清淡，  
必是多年吃蔬菜，喝白水，  
並不像一般官僚的  
一身肥肉，滿腹葷腥。”  
它搖了搖頭，緩緩的走開去，  
老但以理並不是理想的供應。

另一隻幼獅跳出來，  
那毛茸茸的頭向前靠攏，  
它的下巴碰著但以理的背，  
皺皺眉頭：“這老人瘦骨棱棱！  
顯然這不是最好的午餐，  
因為他的骨頭是那麼硬。...”  
老人竟伸出了手，

輕輕的撫摸著幼獅的頭頂。

現在，輪到我走近那老人，  
面對面看得很分明——  
洞中的光線很暗，  
我得儘量張大瞳孔——

他看來已超過八十歲，  
(我說的是人的年齡)  
但脊背還是那麼堅挺；  
他的眼睛沒有一點陰翳，  
似乎反映出他心湖的澄清。  
啊，他說話了，他未曾耽心  
我，一個獅子在偷聽；

實在說，我聽過人說話，  
但不知怎地，只有這一次，  
聲音的意義能夠辨明。  
他原來是在向神說話，  
雖然簡單，卻很鄭重：

“神啊，你鑒察人心，  
你是全智，你是全能，  
我的心不曾起惡念，  
我的手不曾作惡行，  
是你的話保守我  
誠實公義正直度過了這一生。  
那些妒害我的仇敵也知道我無辜，  
搜尋不到我誤國貪污的把柄；  
只有我一天三次開著窗戶，  
面向耶路撒冷，祈禱如恒。  
神啊，我仍然相信你的公義，  
保守拯救我脫離這獅洞！我  
不  
妥協，到現在也不埋怨後悔，  
惟願你的名得榮耀，  
你的旨意得成。”

不瞞你說，  
我的利齒咀嚼過不少人肉，  
我的銳爪攫奪過他們的生命，  
那些都是腦滿腸肥的貪官污吏，  
那些傢伙心肝簡直像野獸，  
味道差不多是畜生。  
但今天，面對著一個無辜的人  
不知怎的，這顆  
獅子的良心總覺得不大對勁！



我垂下了頭再想一想，  
還是退後一步，爪不要動。

在洞的深處  
有好幾個獅子張牙舞爪的向前衝，  
獅子到底是獅子啊，  
怎能希望他們一時就變了性情？  
我不敢想，他將要屍骨粉碎，  
我不明白，怎麼會對這老人  
關心同情，覺得他可親可敬？  
但有更難以想像的事發生：  
一位光明的天使，  
忽然出現在我們當中，  
他是那麼樣的和善，  
好像是無形的春風，  
他從獅子的心中消除了凶猛，  
卻給獅子的口加上了嚴封。  
於是，他們變成了羊羔，  
臥在那老人的腳下，  
又依偎在他身邊，  
用溫暖的皮毛為他防寒禦冬。  
老人安詳的睡了，  
感恩的微笑著進入了甜夢。

洞門又開了，  
一頂皇冠出現在上面，  
也傳來焦急的哀聲：  
“但以理，但以理啊！  
你仍然活著嗎？  
你事奉神是否落空？”  
老人但以理說：  
“王啊，永生的神施恩保守我，  
因為我對祂完全無愧的事奉，  
對王也沒有虧損，完全盡忠！”  
“啊！但以理果然是你！  
我原想只能見到你不滅的英靈，  
從昨天，滿城都帶上愁容，  
幽暗悲哀籠罩著我的王宮。...  
唉，唉，我歡喜得昏了，  
來人啊，快，快，拋下救援的索繩！”  
老人被提著冉冉上升。  
接著，傳來不絕的歡呼，  
一陣陣的音樂奏起，

笙笛悠揚，擊鼓鳴鐘：  
“但以理所事奉的永活真神，  
願祂的名在全地被尊為聖！”

洞門第三次開了。  
我肚子裏的飢火越燒越凶，  
晚餐終於來了一  
一，二，三...好幾個人，  
連續被丟進來，  
他們淒厲的喊叫，  
無望又驚恐。  
他們的手沾過無辜的血，  
引起了獅子的胃口，  
坐實了惡人的罪證。  
獅子們跳躍起來，勝了他們，  
撕裂了他們的肉，連骨頭也不剩。

遠處，晨風送來語聲，  
是但以理嗎，或是別人在說：  
“感謝主，  
太陽格外的光明！”

### 見證人的獨白

今夜，曠野的風分外淒冷，  
侵透我駱駝毛的外衣。  
我從來沒有尋求舒適的生活，  
但現在，不知怎的竟然難以入睡。

想到我作祭司的堂兄弟們：  
思潮像正月裏約但河漲溢的水。  
他們拘守死板的禮儀，  
在希律王建的聖殿裏供職，說穿了，  
還不是為了肚腹混塊餅吃填飽肚皮？  
唉，那是聖殿嗎？  
那是甚麼樣的事奉？

他們滿心願意人民犯罪，  
然後，自己可以有些入息：  
他們看著那一顆顆負疚的心，  
帶著贖罪祭遠道來了；  
他們借口牛羊殘缺，吹毛求疵的挑剔，  
拒絕了，迫得人家跟  
殿中特許的生意人交易，  
祭司們從所得的利潤分肥撈上一筆。  
唉，唉！他們只頌揚希律王的偉大，  
誰有肯傳上帝的信息呢？  
我真的難以想像，這是甚麼宗教，  
這殿到底屬於誰！

我想到那些激進派，  
他們在洞穴野地裏像是野山羊。  
喏，他們反對羅馬政權，  
與佔領軍在捉迷藏—  
那不是遊戲，  
是生命的搏鬥—  
要把尖刀插入他的胸膛。  
我說甚麼呢？人人都犯了罪，  
分甚麼選民，外邦？  
我告訴那兵士，不要以暴力待人，  
不要訛詐，滿足於自己的薪餉。  
我給那激進分子的信息：  
不要以力還力，不要逞強，  
動刀必死在刀下，要祈求盼望  
彌賽亞來臨施行和平掌權無疆。

啊，說到彌賽亞，我想起了那人—  
如果祂可以稱為人—  
我相信祂是。  
祂，那麼的謙卑，善良，  
從裏面透出聖潔完全的光。  
四百年來的沉默和黑暗，  
終於出現了公義的太陽！  
多麼難以置信，祂來到我的面前，  
那無罪的竟然要我約翰為祂施洗，  
是多麼超出我的想像！  
祂從水裏上來，我聽到  
天上的見證，聲音如同雷響：  
“這是我的愛子，在祂裏面  
我就喜悅。賜下聖靈無量！”

噢，那是何等的經歷，  
何等的景象！  
我的心在裏面歡躍，  
喜樂的浪潮湧流奔放，  
我自主的大聲喊叫見證：  
“看哪，上帝所預備，  
背負世人罪孽的羔羊！”

但為光作見證到底不是容易，  
如果我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我寧願妥協求自己的安逸。  
多少時候，說直言會帶來麻煩，  
委婉和諂媚，準會得人的歡喜。  
只是我的使命是叫人認罪悔改，  
我有怎能扭曲那天上來的信息？  
我希律安提帕王行了許多不義的事，  
最近的一件是姦娶了弟媳希羅底。  
識時務的律法師們早就在集中研究，  
定要達到王歡喜的結論，

但我，  
豈能也隨夥出賣主圖利自己？  
我堅定的斥責這敗德的惡行，  
坦率的直言毫不逃避，  
雖然，誰都知道後果會怎樣；  
為了責任我不能靜默不言，  
我必須說，我要只見證真理！

我堅持立場，道路越走越窄，  
跟隨的人減少了，  
光榮從頂峰漸漸衰退。  
以數字衡量成功的人，  
不再努力來曠野尋找，  
屬靈，聖潔與悔改，  
都成了過時的旗徽。  
我灰心，我失望，似乎  
天國從希望的地平線沉沒了，  
邪惡將要高唱凱歌大張聲威。

但我聽到門徒們來說，  
那位也在靠近撒冷的地方施洗  
——就是我曾見證的那一位——  
有許多人對祂仰慕跟隨，  
許多人悔改生命改變了，

許多人病得痊愈，  
許許多人傷心也得了安慰。  
我舒了一口氣，歡喜的說：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我想著，想著...  
不知甚麼時候月亮不見了，  
清晨的太陽發出了光輝。  
咦，這麼早？  
遠處傳來腳步聲，漸漸走近，  
他們到底來了，  
法利賽人走在希律的兵士中間，  
多麼不相稱的伙伴！  
我放棄了捕捉露水  
中的蝗蟲  
一也許，他們要結隊侵食莊稼—  
我向前走去...

## 五餅二魚一村童

安得烈對耶穌說：“在這裏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約翰福音第六章 9 節）

## 村童與母親

“母親，我要去！”  
“孩子，你還小，一個人出遠門，  
叫娘怎放得下心？  
何況你這點兒年紀，  
哪能聽得懂拉比們深奧的講論？”  
“母親，我不小了！  
你不記得嗎？  
今年我就要去耶路撒冷的聖殿，  
該準備自己長大成人；  
在咱街頭我聽過他，  
那位拿撒勒的先知講話很容易懂，  
他不是要引經據典，  
故意賣弄自己高深玄妙的學問。  
您就讓我去吧！  
回來後我會加倍小心的照顧羊群。  
啊，我知道您會讓我去的，

您一向愛我，又是，  
又是虔誠的好母親！”  
“孩子，那我就給你去吧！  
稍等一下，我就預備些兒餅，  
好作你晌午的點心。”  
“母親，您就多準備點兒吧！  
我不定準甚麼時候回來，  
反正有人結伴不怕夜深。”

## 野地裏

那先知的言語像活水江河，  
句句都帶著能力，是激流勁波，  
群眾安靜的聽著，  
張開口，仰望春雨滋潤他們心田的乾涸。  
那講的，忘記了自已的疲倦，  
聽眾的感覺是享受豐筵，停止了飢餓。  
不知不覺太陽已轉向西方，  
不時間，時間竟會那麼快度過！  
他的言語停止了，  
群眾沉靜了許久，  
仿佛是從遙遠的國度裏歸來，從四方  
腳步聲，紛紛向那先知移動，  
小孩子願意讓他的手觸摸，  
啊，只要看一看他慈祥的眼光，  
就會使黑暗逃避，久死的心靈復活！

## 交出去

遠處的炊煙升起，是一天將暮。  
群眾中有一簇簇的人在低語：  
“這是野地，怎麼辦？  
我的孩子說，他已經飢腸轆轆；  
如果在途中昏倒，我可背他不起，  
整天沒吃，怎能走那麼遠的路？”  
好些人都這樣說，這樣躊躇，  
真是值得同情，但同情是不夠的，  
再多的同情，也不能使一個人肚皮飽足。

那先知似乎知道了他們的需要，  
他銳敏的心，明白群眾的憂慮。  
不是嗎？他招招手，  
聚來了身旁的幾個門徒：

“腓力，你是本地人，說說看  
眾人吃的問題，該怎樣應付？”

在不遠的地方，那村童坐下  
取出了自己帶的口糧，  
啊！母親豐滿的愛預備得那麼充足！  
不要說他忘記了午餐，  
連比他大許多的人也是有餘。他想：  
難道我就這樣自己享用嗎？  
不，這樣作不好；  
這不合那先知的吩咐！那先知  
剛才還教導我們，要跟鄰舍同甘共苦。  
是了，我那個朋友也有需要，  
他正在感著小額頭，捧著肚腹；  
但不止他一個人呢，一個，一個，  
又一個，沒得吃的人...  
(猶太人生來就會作生意) 他  
念頭一轉：何不趁機會出售，高價待沽？

最後，他作了新的決定，走上前去，  
輕輕拉一下相熟的安得烈的衣服，  
畏怯的說：“我這裏有一點兒食物，  
現在願意，雖然不多，願完全交出！”  
說著，低下頭，遞過那五個餅兩條小魚。  
當他抬起頭來，那先知  
向他微笑著，點頭稱許：  
在他把手中所有的都交給耶穌。  
耶穌並不嫌微少，  
他認真的向著天舉起手來，莊嚴的祝福。

## 分遞樂

主耶穌叫眾人都坐在草地上，  
或一百，或五十，分排成行；  
祂把祝福了擘開的餅遞給門徒，  
門徒傳遞出去，傳遞出去，  
人群雖然多，卻按著次序，不爭不搶。  
耶穌的手，像是輸送恩典的金管，  
門徒的甘心，因愛勞苦卻不匆忙；  
直到最後的一人都飽足了，  
直到主面前沒有一人有誰回去帶著飢腸。  
主耶穌和祂的門徒回完的，  
服事，服事就是滿足的寶藏。

眾人既感謝又希奇這變餅的神蹟，  
在今天，我們可真享受了天上的糧！

有人說：人的思想是在胃裏，  
又有人說：佔領人心的道路  
是由胃裏經過。  
不管人怎麼說，事實是  
不一個裝滿的胃，並不等於內心的喜樂：  
在這上萬的人群中，不是沒有人像那村童  
在帶著自己預備的乾糧，  
當別取人缺乏需要的時候，他  
不肯取出所有的同別人分享，  
當主耶穌祝福變化的餅遞到他面前，  
他跟著別人取了吃，只覺得味道不一樣，  
而懷中的餅卻像是搗了燒著的火。  
另外有些人當餅傳遞過來的時候，  
多取些收藏起來，然後帶回家，  
(若無其事的再取自己的份)  
第二天早晨，發現已經生蟲變臭了，  
更不必說管錢囊的猶大，他有更深的  
不滿，至於那好的機會失去了，在曠野，  
多如獨家的強取“奉獻”，可能得  
比三十兩銀子多出許多！

那獻出五餅二魚的村童是誰？  
他在消失的暮色裏，他自問：  
“我作了些甚麼呢？”

尾聲

幾十年之後：  
昔日的村童，  
變成了龍鍾的村翁。  
他蹣跚的腳步，  
還會把他引向加利利湖邊的草地。  
人群早已散去，  
魚船和網早已破碎無遺，  
湖面一片無垠的靜寂。  
他期望能再跟溫和的安得烈會面，  
說出他久蘊藏在心底的感激——  
是他，把我引到救主的面前，



把微少的所有獻上為祭。  
我渴望再見到他，  
不論是在天上或地上...  
但他從來不曾後悔  
當年所作的奉獻。

在遙遠的蘇格蘭海島上。  
安得烈走完了在世的路程：  
十字架的道路，  
終於把他引上了十字架。  
在夕陽將要沉落的地平線上，  
仿佛又看見那天真的村童，  
伸手獻出僅有的五餅二魚；  
經過主大能的變化，  
使那麼多飢餓的群眾飽足。  
他從心底受到激勵——  
他從來不曾後悔跟主到底，  
把生命奉獻為祭。

## 馬勒古的耳朵

馬勒古，耳朵長，  
父母生我就是這樣。  
有不少人嘲笑我像驢子，  
是一副愚笨的奴才賤相。  
我只有微笑著承當。  
但是，有一個晚上——

客西馬尼園的夜又歸於平靜。  
雜沓的腳步聲，漸漸遠去了。

但我的內心卻總不會平靜。  
慢慢的走著，落在隊伍的後面。  
我這次回去，沒有功勞可報，  
沒有賞賜可領：  
何況所經歷的事，  
使我再也無屑趕在別人之前，  
去作撒督的兒子亞希瑪斯！

我想著今夜的事，好險哪！  
這顆頭顱沒有掉落在加利利人刀下。  
我再摸摸右耳，早已經不痛了；  
連傷疤都沒有，跟原來一樣！  
但我的記憶很清，  
不，這不是夢！這真是個神蹟明證。

我這雙耳朵又長又大，  
受盡了人的嘲笑；  
他們說：那是驢子的耳朵，  
亞波羅的傑作：裝在米達斯王 (Midas) 頭上，  
作為不會分辨銀笛美音的懲罰。  
唉！我可不正米達斯嗎？  
但不會分辨聲音的美惡，  
偏又愚蠢的愛金子，夢想觸手成金；  
等到食物和飲水都變成金子，  
我還能享受多久？  
只好哀求酒神 (Bacchus) 收回他的禮物。(注)

我記起：我的右耳曾受過傷...  
為了過更好的生活，  
我投入大祭司府中作一名奴才。  
只過了一年多，他就  
把一名可愛的小婢女賞給我作老婆，  
接著，一年後生下一個胖兒子，  
跟著，下一個是漂亮的女娃娃。  
你想，我還走得了嗎？人有了家！  
如果我要自由，離開那裏出去，  
愛妻和孩子都得留下  
成為主人的財產—  
而且哪裏去尋覓舒服的生活？  
噢，我連想都沒敢想過。

有一天，我作了不自由的選擇，  
向主人提出了申請：永遠作奴才。  
大祭司穿上了他華美的衣裳，  
也給我穿得很像樣，  
帶我去站在門框旁。  
大祭司比平常更仁慈的看著我笑了一笑，  
先宣讀了摩西的律法(參出二一：1-6)  
我至今還記得，那聲音優雅，字正腔圓。  
他說：我兒啊，你服侍我六年已經滿限，  
你的妻子是我的，兒女也是我的，

你如果要出去，儘可以自由請便。  
我說：不，我愛您，我仁慈賢明的主人，  
(我的心在責備我說謊，但沒有辦法啊！)  
我也愛我的妻子兒女，  
我情願留下一生作您忠貞不貳的奴才！

大祭司說：這可是你自己可嘉的志願，  
我看你是被我偉大的愛感動，  
才作了這正確的選擇！  
你不再是馬勒古(“王”的意思)！  
凡事得聽我的命令和調遣，你是屬我的！  
自然我的無理的枉濫用皮鞭，  
我所說的都是真理，不許思想，也不許置辯。  
我說完，拉著我的右耳垂，用錐子穿通在門框上。  
實在說，那傷並不怎麼痛，  
更痛的是我受傷的良心和尊嚴。  
傷痛不久就忘記了。

我成為大祭司忠貞的奴才，  
聽他的命令行事，  
特別是在主人面前的時候，更有必要那樣作，  
不問自己願不願意，不管別人感想如何。  
我幫大祭司巴結官府，欺壓百姓，  
作政治上應聲蟲，傳聲筒，好聚斂金銀。  
我憑著大祭司的權勢，使  
耶路撒冷的百姓咬著嘴唇不敢亂講話，  
我也努力使自己的良心靜默無聲。

幾天前，耶路撒冷全城轟動，  
加利利的先知耶穌進了城，騎在驢子上；  
孩子們夾道歡迎，齊聲頌“和散那！”  
驢子馱著他，踏過鋪地的棕枝和衣裳。  
我心底羨慕那匹伯法其的驢駒，  
它比我更尊貴，作的也正當。  
實在說，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那要來的君王，  
但不用巴蘭預言，也該看出人民的趨向。

但不要忘记我的任務：  
我是宗教領袖的銳爪利牙，多麼威風啊，  
嘿！去客西馬尼園捉拿那無辜良善  
的耶穌，我也奮勇的走在最前線。

現在，同一隻耳朵受了新傷，  
被加利利漁夫的利刃削落在地上——  
我怎能忘記呢？  
正是我們要去捉拿的人，  
伸出他的手，阻止擁上來的人，  
又彎下腰，拾起那片耳朵，  
在橄欖樹葉的夜露上擦洗去泥污，  
小心的安放在原來的頰旁；  
我記得：那隻溫暖柔和的手，  
慈愛的撫摸治好了它，  
使它沒有血跡傷痕，連  
聽覺也跟從前一樣。  
然後，他從容的伸出雙手，讓我們的兵捆綁。

現在，我這兩次受傷的耳朵，  
該聽誰的聲音呢？  
誰是我的主人，誰是我生命中的王？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問題，竟然  
使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靜下去：  
我一直聽說，我自己也跟著照樣  
說那拿撒勒人耶穌是迷惑人的，  
我努力宣傳，法利賽人和祭司們都不受他騙；  
但現在，我要重新思想，自己思想：  
他沒有作過任何壞事，也沒說過甚麼惡言，  
更不平常的，是他的慈祥，他的莊嚴，  
有誰能像他，在受危害的時候，仍然  
愛他的仇敵，  
使我不能不相信，祂，是真神的兒子。...  
唉，不僅我的耳朵，  
我的心也奉獻  
給了祂，我也該重新衡量自己生命的主權。

注：見 Publius Ovidius Naso (43 B.C. -A.D. 18),  
*The Metamorphoses*, Bk. XI.

多馬的甦醒

已經十天了。

鳥兒沒有鳴叫過，  
花兒也沒有開放。  
希望沉埋在陰濕的泥土下，  
憂鬱的厚雲重壓在心上。  
沒有雨。  
沒有綠色的春天。

在七天以前，  
幾個婦女們說，  
他們預備到墳墓去，  
用香膏抹主耶穌的身體。  
但荒謬的是他們竟沒有考慮到  
誰給他們弄開那  
擋住墓門的石頭！  
而且石頭上還貼著  
羅馬巡撫的封條，  
上面蓋著印，  
那代表統治者權威的印，  
比石頭更重。...  
他們說：到了墳墓那裏，  
卻發現那偌大的石頭  
被挪移到上坡(上坡!)  
發現墳墓大張開驚訝的口，  
裏面竟然成了空的！...  
故事總是越傳越奇：  
抹大拉的馬利亞說的，  
她看見了天使，說主復活了！  
當然，誰去相信女人的見證？  
她理性軟弱，比體力更不行。

是七天前的晚上，  
門徒們在開會作結束的打算，  
既然命定要散伙，不如早散，  
多數都出席了，  
我卻心灰意懶，  
誰關心前途將完？  
我不相信那些膽怯的人，  
還有甚麼好作為表現。  
意外的是，他們都說看見  
復活的主基督，  
但要解釋這現象也不難：  
衝動的西門三次否認親密的主，  
罪疚心理必然會長久糾纏；  
約翰愛主卻心志不堅，

那稱為“雷子”的兄弟  
到底還是少年；  
腓力的腦袋裏面  
給希臘神話裝個滿；  
至於稅吏馬太呢，還不是  
盼望主復活他好接替猶大管錢？  
啊，人都是各懷著私心或成見，  
願意看見所看見，  
所見的就是心願，  
再多上兩三個見證人也不夠雄辯！

倒不是因為他們說了些甚麼；  
是有些人不說甚麼  
才引起了我的思索：  
不錯，七天前，我也知道  
發生過地震；  
但不論是由於地震動，  
或是人挪開墓門口的石頭，  
總不該向上移動  
而不曾滾下山坡。  
還有，墓門大石上的封條，  
羅馬政府蓋的印被破壞了，  
宗教和政治領袖們竟沒有反應，  
對這項挑戰啥話都不說；  
而那些守墓的兵士失職，  
為甚麼沒有像往常一樣受重刑？  
這幾天，耶路撒冷的街道上  
傳播著耶穌基督復活的風聲，  
祭司和長老們顯然很煩惱，  
為甚麼不發表個聲明？  
他們儘可舉出相反的力證，  
幾曾見他們有顧順小百姓的人情？...  
這些事真是難以解釋。  
他們對這麼大的事保持靜默，  
更使我的心難以平靜。

已經十天了。  
我再去找老伙伴們觀望情形；  
同守了另一個安息日，  
有些事仍然是越辯越不清。  
太陽剛沉下了地平線。  
關著門的屋子裏面，  
竟然顯得十分光明！

那熟悉的身影出現在我們中間，  
就像是從空氣凝聚成的。  
我多麼希望祂不再像過去一樣  
會識透人的心意：  
我希望祂不是衝著我來的，  
我希望西門張開雙臂的巨大軀體，  
可以擋住他的視線。  
我畏怯，卻不能挪開眼睛不看祂。  
啊，祂微笑著，  
向我點點頭，沒有譴責：  
多馬，伸過你的指頭來，  
查驗我被人釘過的手；  
伸出你的手來，  
探入我肋旁  
被刺深入心臟的創傷！  
不要疑惑，總要相信！

我堅持不信的心防崩潰了，  
多麼愉快的向十字架的愛投降！  
冰冷的心甦醒了，  
在那雙透光的手掌下  
我跪伏，悔恨的眼淚像潰決堤防  
的洪流一般淌：  
啊，我的主，我的上帝！

祂赦罪的慈祥面光，  
照引著我事奉的新方向。  
重新奉獻在恩主的手裏，  
作門徒跟從主的腳蹤，  
負主的軛，學主的榜樣，  
作漁夫去得人，  
作牧人尋覓失喪的羊。

## 多馬的歷程

大約在第三世紀末，從敘利亞開始流傳一本  
多馬行傳 (*Acta Thomae*)，說到多馬如何遵

行主的大使命，去印度傳福音和以後的事。

羅馬帝國的勢力伸張，伸張，  
統治著大半個世界，  
連地中海岸邊的以色列，  
也在它的掌握下——  
已經不再成國，  
變成羅馬的一省。  
羅馬統治者仁慈的讓人民有自己的宗教，  
更為他們修建了輝煌的聖殿；只是一  
由統治者任命恭順聽命的大祭司。  
是這批宗教人，把他們的彌賽亞釘在  
十字架上殺了；  
但在三天三夜之後，神照祂的定旨先見，  
使主從死人中復活。

五旬節聖靈降下，把畏怯的門徒變成  
福音的精兵。  
他們按以色列人拈鬮分地的先例，  
把當時所知的世界，分成不同的地區，  
憑信心分工合作傳揚福音：  
古老的印度，落在多馬的分下。  
這人的舊毛病又發作了：  
先是：“怎麼可能！”  
然後說，文化不同，猶太人哪能  
向印度人傳道？  
聽說他們有甚麼“聖牛”不可宰殺，  
就算不計較營養問題，  
這文化的鴻溝如何傳通？  
夜裏，主在異象中顯現，  
也不能勸服他聽命。多馬再宣告他的名言：  
“我總是不信！除非...”

在遙遠的印度，城邦  
有一位甘多福王 (Gondophernes)，  
要建造一座宮殿自己享受，  
雖然他的王宮已經佔了半座城，  
但他仍然認為不夠；  
他向財政大臣說：“即使刮盡全國的  
糧食又有何妨？只要我過得舒服  
碩大且肥，哪管他小百姓枯瘦？”  
不過，全國的建築他都看得厭煩了，  
要新穎的設計必須往遠方搜求！



他聽說過所羅門王宮室的盛名，  
雖然那都過去了，現代的希律王宮和  
才完工的聖殿，都獨具新猷。  
於是派商人亞班 (Abban) 為代表，  
把那裏最好的巧匠請來，不論  
用賄賂，用綁架，務必進口！  
果然，在猶太地，遇到了一名的奴隸學徒  
加多馬，盡得主人的技術傳授；  
更妙的是價錢合理不過，脫手！  
只要二三十塊銀子，他願意！  
亞班問：“他是你的主人嗎？” 回答：  
“是！我願受死，只要你主旨成就！”  
多馬深深的下拜，甘心俯首。  
就這樣，就順利成交了：  
“起來，我們往東走！”

到商說所少王  
達印度以後，甘多福王歡喜召見，  
人是亞班不任表功得意的獨自誇能幹，  
所尋得名的建築比都巧匠的步人問；  
有不添光建築都出於他獨步那雙妙手，  
王問：“你是木匠的嗎？” 多馬回答：  
“我自撒勒的明師親傳，  
聲譽傳遍地中海沿岸，  
我善於製造各種大小器用，  
而且專精於石工，也能為君王建陵墓，  
更甘多福王懷先給敬他些活兒幹作測驗。  
自然不必甚合意，不必加快建造，  
只要絕對不延宕，不誤了命，  
絕對不延宕，不誤了命，  
因此趕緊往遠方及時行樂般勤不肯遲延。

多馬一方面，也必須殷勤心急趕辦，  
不過，他不是鳩工戕材建造甚麼宮殿：

窮人，行善。露普遍，  
多傳的有笑顏。  
了鬼，惠的喜，歡，  
分給趕王恩，奇心中，  
項病，了王臉，上心，  
的醫沾受，了王臉，上心，  
造四全百姓一，路，  
建游，老福的，  
把周是苦多忙，  
他於貧甘勿他，  
多馬立即說：“你現在還不能夠，  
到離開這世界後就會看見！”

剝皮，活活下監。轉，  
活活禁而後醒，輝煌壯觀；  
多馬，把他拘禁，死而後醒，輝煌壯觀；  
王弟，忽然，死而後醒，輝煌壯觀；  
怒，判決，把他拘禁，死而後醒，輝煌壯觀；  
大經，王弟，忽然，死而後醒，輝煌壯觀；  
沖已，王弟，忽然，死而後醒，輝煌壯觀；  
沖今，王弟，忽然，死而後醒，輝煌壯觀；  
王就，王弟，忽然，死而後醒，輝煌壯觀；  
他在，王弟，忽然，死而後醒，輝煌壯觀；  
述說，王弟，忽然，死而後醒，輝煌壯觀；  
他見，王弟，忽然，死而後醒，輝煌壯觀；  
自己，王弟，忽然，死而後醒，輝煌壯觀；  
甘多福不肯出賣，卻敬佩多馬和所建  
的工程，王和王弟並許多臣僕  
都歸信受了洗，舉國騰歡。  
他們不再為今世的物質經營打算，  
為福音和國度努力，完全奉獻。

後記：傳說多馬以後到印度東海岸，繼續傳揚福音，  
並在那裏遭受反對，為主殉道，被矛刺死。印  
度確有“多馬會”，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十六世  
紀；但其譯文源自亞蘭文。

## 我的心

行走在崎嶇的窄路上  
悲哀的  
撫摸著荊棘的創傷  
我再一次跌進了  
魔鬼憂鬱的網

抬頭向上望  
星兒仍然明亮  
任豺狼把皮肉噬淨吧

我的心  
已在天堂

## 心歌

真光穿透那厚積的層雲  
照入我的幽暗沉鬱的心  
何等奇異又永恆歡欣  
剎那間歎息消失了蹤影

我們航行在黑夜的海上  
指望如舵有一定的方向  
信心的風帆鼓起了翅膀  
用歌聲喚醒朝陽的光芒

徐志摩作“偶而”，幾為中文新詩中唯一可誦者，而有佛家因緣幻滅的悲哀氣息。心靈泛起此歌，算是基督徒的頌聲。  
附記

## 虹

在雨後  
從樹葉上的水珠裡  
一條彩色的橋  
從痛苦和塵污中  
通往瑰麗的天國

有多少靈魂  
用信心  
踏著神的信實走過去

建成這橋樑的是  
赦罪的恩光  
加上悔改的淚

時間

一時間給成功者以歡樂  
也給失敗者悔恨

許有商您既無誰竟  
多忿業老然數知然一  
人在的會太握人“了車  
紛臉是不著都成個唯於  
紛向顧會天盼望號壞的  
聚神客作國望號”的控  
集抗第生的一意道路  
議：一  
上  
車  
機  
駕  
駛  
那  
老  
東  
西

孔氣客理好志知笛罵是該死  
面和旅有美大通汽噸真  
著兒的的標羅不無足一  
板點何樣目胸絕也頓己  
死半如怎樣公傑走叭面自  
是帶候是巨豪就喇後或  
遠不等你人雄走鳴在一  
他永來未管要英要不人他  
他向從不有有他既有罵

車上未實行“訂位”制度  
雖有旅客不也怎未說擁棄裡  
別就來不也說放那裡疑替  
有公人然然是坐稍另行的代  
您公人然然是坐稍另行的代  
申公人然然是坐稍另行的代  
時公人然然是坐稍另行的代

府椅忍適路計客里  
怨座“舒他生乘故  
人舊叫不各作車回  
眾古名全各另此轉  
那的難苦嶇了是車  
是前艱困崎不也倒  
的又極在受本搭  
壞千窄上行入馬經  
最二狹坐車有底已

離地的運載  
脫的“嘻”的異的秘件不  
人目間笑間須你旨有等  
有美時冕時無要神只等  
也榮“冠”也所知道不  
下到謝得坐怨神知不  
撒達感主乘尤作不們知  
人有們見你要然我時  
有也他面當不安雖但

### 何用煩惱你能禱告

當不幸  
當在聚集著人生的風暴  
當荆棘佈你所行狹窄的古道  
當豺狼在四圍的黑暗中咆哮  
記得那安慰的話一  
何用煩惱 你能禱告

當大衛  
如忍受敵人的怒氣狂傲  
像河水湧來死亡的波濤  
雀鳥從捕鳥網羅衝破脫逃  
全在乎幫助的主一

何用煩惱 你能禱告\*

當保羅  
站在水沖濺的船梢  
日月星  
都隱藏了他們的光耀  
大風浪  
在船舷側發著獐笑  
這帶鎖鍊的人說：  
何用煩惱 我能禱告\*\*

神兒女  
須謹防那惡者的兇狡  
它為要  
破壞人信心將話顛倒  
竟說是  
禱告何用你能煩惱  
但那信心的見證：一  
何用煩惱 你能禱告

\*詩篇第一百二十四篇  
\*\*使徒行傳第二十七章

### 布穀鳥

布穀鳥 叫著  
翱翔在天空  
散播著希望的種子  
我已經忘記  
你何時飛來  
又何時停歇

禾苗綠了  
禾苗吐穗了  
禾苗收了  
布穀鳥  
我不知道

哪裡是你的土地

你的倉裡一  
如果你有倉的話  
或許是空的  
在心裡卻有無限豐滿

送報者

夢在鼓翼飛去之前  
棲在的窗口的依戀的徘徊  
屋頂的蔭蔽下後  
厚帘幕的背後  
罪惡在的癡笑  
良心在的低泣  
酸澀的紅眼睛  
和靈魂的昏暗  
一樣燃起慾燄  
酒精精力燃燒消耗  
使雀牌和五十二張紙片  
在雀牌裡成為沉重

光明和黑暗的交界  
沒有確定的界址  
我試著  
破除黑暗的樊籬  
把清晨的日光帶給人們  
在夜將盡的時候

生命之路

死亡  
差遣它的使者  
邀請客人

鼓著黑色輕紗的羽翼  
滑著熟練的無聲舞步  
捧著華美的金色請柬  
殷勤的帶著微笑

人背棄了生命的道路  
勇敢越過法律的牆垣  
打破道德的門門  
從高樓的邊緣  
從懸崖的盡頭  
從河堤海岸  
跨進墳墓張開的巨口  
去攀折那朵虛幻的玫瑰

智慧在焦急的警告 呼喊  
叫人在回轉走光明的路  
是在這條道路上 到地方  
是離棄黑暗不敢的新生  
被那永不疲倦的仁慈手  
引向永恆的幸福

### 心底頌語

早年我曾有過夢  
要攀上青空  
摘擷發光的星兒

以後我被捲進  
另一個夢幻的浪濤  
想以自己發光的永恆智慧  
塑造些星宿在夜空照耀

如今



我這伴我靜稱湧在  
已一切隨我仰聽頌起胸  
踏都浪花夜們神無臆  
著失朵空低妙的盡間  
夢的去朵陳低的樂  
的波了設的訴說  
面波了設的訴說  
走過星兒

### 新歲

當舊日曆最後的一頁  
撕完了一連串的日子  
意落葉從生命的枝頭  
一片一片的飄墜  
的消逝

天國路上的行旅  
繼續的征服用著苦難  
在主扶持的引導下  
用信心的微笑幔  
撕毀攔阻的幕幔  
更近了注目前方  
啊，主！  
那真誠的慈愛笑容

### 拓荒者

在福音的窄路上  
拓荒者帶著種子出去



“夜，何時過去？”

夜的版圖仍然在擴張  
梟鳥在竊笑  
豺狼在厲嘍

真理的兒女一守望者  
仰望東方的天空  
吹起黎明的號角

### 故鄉的冬天

在冰封的土地上  
冬天殘酷的統治著  
沒有鹿車駛過的痕跡  
也沒有聲響

孩子們懸起奢望的襪子  
期求得到一枚雞蛋或麵包  
早晨瑟縮著伸展飢瘦的身體  
主子們的鞭子趕除殘餘的幻夢

沒有燃燒著歡樂的爐火  
沒有圍繞著桌子的歌聲  
沒有溜的淚結成的冰條  
在西北風裡發出低低的呻吟  
樹枝張開枯瘦的手臂  
向誰乞討溫暖和綠衣

人吐著褻瀆的話  
鼓掌送火箭衝破太空  
伯沙撒排設華筵  
飲著人民的血釀成的美酒

被稱在天平裡並且浮起

晨光的腳步已逐漸走近  
黎明的大地上  
曉風將  
拂動綠色的旗幟

### 老漁夫

海浪永遠的翻騰著  
即使是在夢中  
老漁夫駕著小船  
喘息著爬著  
在這無盡的山峰間

他把希望的旗  
插在桅頂  
駕著小船  
老漁夫喘息著爬著  
在這無盡的山峰間  
去探尋獵取幸運  
張開理想織成的網  
在海面撒下

夕陽沉下  
老漁夫駕著小船  
喘息著爬著  
在海浪連綿的山峰間  
是在黃昏喧騰的啊！  
是在黃昏了  
老漁夫說  
寂靜的  
老漁夫說  
是黃昏了！

夕陽依戀的  
斜視著海面  
海面動著溶了黃金  
老漁夫笑了  
撒開網又扯著繩  
浮動的黃金

網是空的老漁夫每一網都是虛空  
雖然黑暗從四四面撒下了不信  
海把浪淹來像頑皮的孩子  
把著船舷張望著  
譁笑著嘲弄著

在海上的黎明  
他看見了那岸邊的瘦長身影  
聽見了那“慈祥和權能的語聲  
再想起了一次得如魚”的呼  
向主奉獻自己  
把生命投向遙遠的海洋  
用小船犁破浪濤  
向不可知的前程遠征

## 樹

一棵樹  
在乾旱之地  
不見雨滴  
遠離水溪  
沒有人來澆灌  
也沒有人來憐惜

我已遺忘了  
它如何栽植  
如何長起  
只記得  
當最後一片葉子

跌入了塵泥  
樹上沒有花  
也沒有果實

它的記憶  
向歡笑封閉  
它被錦繡的  
它被美麗的  
它忍受著的  
但它背脊挺  
棄忘子  
擱蝶鞭子

東風搖醒了昏睡  
陽光驅除灰暗  
雨絲為它織成了  
春天然終於臨到  
雖然特別遲  
卻問南方的  
何時來樓  
樹枝的歎息  
綠衣  
燕子

### 春之歌

殘酷的冬的鎖鍊  
被杜鵑花的紅燄燒斷  
輕輕的推開了塵封的心扉  
拂拭著它殘褪的綠色

我躺進原野溫暖的胸膛  
數著你蓬茸的柔髮  
俯下身來大地的面頰  
親吻著大泥土的芬芳  
低嗅潺湲流水的音調  
看雲絮在樹梢上飄揚  
默默移過慢慢

枝頭不知名的鳥兒  
是真誠的伴侶  
雖然是我不能認記  
那是昨日的故友  
它親切的注視  
慷慨的為我奏愉快的新曲  
我的靈魂  
在這幽靜的幸福海洋中  
揚起了征帆

### 在清晨的小徑

太陽用快樂的語氣  
道著：早安  
夜露晶瑩的明珠  
綴滿了青葉兒  
有人要取財寶  
在清晨的小徑上

那加利異人的腳步  
那曾在海面行走的腳步  
如今 仍然行走經過  
甦醒的靈魂門口  
在清晨的小徑上

真實的財寶不隨風暴飛逝  
真實的明珠不因日光消散  
我悔改認罪的手接取永生  
伸出信心的手接取永生  
在清晨的小徑上

### 家之頌

鳥兒翱翔在天空的巢  
但有一個溫暖的雙翼時  
當有疲倦沉壓在雙翼時  
可以宿歇

神賜給人生一個家  
也賜給窮人一富足  
不是論是貧窮伙  
與生命結集長

耶穌曾離開  
耶的四方  
天上的四死吞滅死亡  
藉祂的我們有永生  
使家就我愛中  
使你在頌揚

播種者

有的播種者  
播散著愛的種子  
用自已的血澆灌

另有播種者  
播散著仇恨的種子  
用別人的血澆灌

於是大地  
百合花受著荆棘的刺傷  
但荆棘終將丟在火裡  
當那一天來臨的時候



## 螢燄

他們說  
你是腐草的化身  
每夜在你的伙伴間飛巡  
但不知那些平庸的凡草  
何獨你有這樣光潔的靈魂

你是在人間的星辰  
脫離了那遙遠的一群  
從天際來臨  
把一盞遨遊的燈籠  
照引著愁人走向夢門

夜已經到來了  
濃黑正在湧來  
正在湧來  
你燃燒著自己發出的青燄  
孤獨的在荒徑中徘徊

我幾曾懷疑  
你在尋覓些甚麼  
可是夜女失落的翠釵  
那讓青蛙去拾取吧  
在地面揭不起的蒼苔

你倦了  
棲落在簷角上  
或躺在殘陋的故鄉  
你何曾求恬適的安息床  
又有誰為你鋪設茵床

但你仍勇敢的  
背負著理想  
在夜域裡洒放著光芒  
當你靜靜的退隱  
晨曦的金黃洒上東窗

## 新生

百合花的喇叭  
喚醒了朝陽  
清晨將時間的道路  
鋪在人面前

從夢幻的山谷中  
找回迷失的自己  
向前方進征吧  
隨著永恆之光的引導

任昨日的記憶之花  
與夜暗一同凋謝

## 鳳凰木

羽毛般的葉輕盈卻濃密  
啊 豐盛的綠色生命  
廣大的濃蔭和草茵交織

疲憊的行旅在這裡憩息  
我並不向他們索求代價  
像世上的旅店售賣情誼

火紅的花朵表徵著熱誠  
更深的奉獻融入更多的生命  
不吝惜的注入更多的愛  
親切的給予希冀的心靈

人間大地  
轉化自己  
臨住失去  
君罩迎熱  
冬袍中熱  
寒黑火焰  
的的火光  
酷暗笑著  
嚴夜歡捨  
當當在施

## 爆竹

竹鬱嗎住  
爆沉綿不  
放的纏它  
燃中的留  
要心歲也  
們出舊筵  
人爆盛  
麼要逐歲  
甚是要辭  
為豈是用

痕老呼吸  
傷衰能逃  
的的葬  
舊新埋不  
了了要也  
下下來步  
留帶積腳  
只又的  
歲年的快  
舊新時最

疑禮呢利  
遲面譽財  
中見名的  
途作的渴  
的亡浮止  
墓死虛能  
墳給和不  
們在麼永  
人帶是還

煙喊靜遠  
硝呼寧不  
起的煩並  
爆何厭此  
中奈要離  
盾可麼煙  
矛無甚硝  
這是的  
就在佛為  
就仿人戰

灰災際哀  
殘火天悲  
成救上是  
化搶衝卻  
竟碌著果  
財碌著果  
錢忙看的  
的消防車  
有用歡所  
有消歡所

## 悼念

在遠你只為  
遙離開了為  
的國了傳拓  
他園溫揚展  
方園暖和平  
的土和的疆  
地享福音  
地受福音

你聽不心安臥在床  
於迷失的羊在哀喚  
從是是你決在定將  
從荒野荊棘中將  
於虎狼的利齒間  
於痛苦走成了艱難的  
而竟時時與死亡為鄰

你原知道  
這裡有人  
帶著火在  
會奪去飛  
卻甘願人  
來開關到  
因為你在  
在貧窮破  
在醫院傷  
在許多隻  
有誰安張  
有誰搶救  
散播著仇恨  
掠奪生命  
那烽火的  
屬靈的戰  
飢餓的戰  
破碎的家庭  
傷患的床  
張開的手  
安慰他們  
搶救這些  
的戰場  
的人群  
的靈魂

你知甚麼是  
甚麼是撒  
把自的家的  
勇敢的前征  
作遠方的福  
音使者

魔鬼的爪牙  
發出猙獰的  
用死亡來擊  
他們不知你  
他們用自的  
增加罪惡的  
也在殉道者  
鐫下你不朽  
的  
笑打你的心  
已腥的  
錄的  
冊中  
名字

為你不編織成榮耀的冠冕  
但你不知他們曾否聽到  
你心靈為他們的祈求  
像耶穌一樣地祈求  
父啊赦免他們  
因他們不知道自己所作的

在那乾硬的土地上  
你洒下了鮮血的種子  
作了你埋葬的地方  
你卻在那裡勝過了死亡  
生命要在哪裡滋長  
我該為你哀悼  
還不是為你慶幸  
那歡樂的豐收  
那永不消失的光芒

## 生命的呼喚

脊背已彎曲了  
那是為了生活的重擔

為了罪的重擔  
朝朝夕夕壓在身上

有誰能夠補救  
有誰能夠醫治  
有可憐的心靈  
舊的創傷又積上了  
新的創傷

天將晚  
夜將臨到  
陰影已經拖長一拖長一  
哪裡是你的歸宿  
在歧路中迷失的羊

夏令過  
冬正走近  
秋天已經轉涼...轉涼...  
空虛或是滿盈  
你倉有  
甚麼收藏

聽啊 是從靠近你心的地方  
從遙遠的天堂  
傳來慈愛的聲音  
是生命得永生脫離死亡  
你怎能再拒絕  
怎能再頑強  
接受主耶穌  
作你生命的  
得著喜樂平安無疆

### 天橋邊

昨夜的歡樂逝去了  
隨著消散的夜影  
隨著飄過的晨風

宿醉帶給他口渴

他卻在努力的追尋回憶  
如糟粕的廢渣堆中  
追尋的酒精的笑  
他在歡樂的茫然中綻開  
從笑著蒼白的嘴唇  
最後的

琥珀色轉成了紅色  
交通燈冷漠的立在那裡  
隨著時間無聲的轉換  
地染了紅色  
一灘血  
從他失去生命的  
躺著他的軀體流出  
這最後許許多多錯誤中的  
僅是為他繼續前進  
不在適當的時候停止

“轉回吧！轉回吧！  
何必死亡呢？”  
聖靈發出聲音  
你在你的心頭  
接受永生  
從那通往喜樂的橋  
當你的腳步  
邁入不返的死門之前

## 拯救

一股黑的流  
一股白的流  
不停的交替著湧流  
把我的生命  
沖開一個大破口

我驚惶  
我掙扎

但卻沉下  
更深的沉下去  
可怕的毀滅  
有誰能夠來救

耶穌來了  
伸出慈愛的手  
把我救起來  
又引導我  
在祂的光中行走

## 征帆

船離開了淺窄的海港  
因為那不是它永遠的家鄉  
斷開了那牽羈的岸上的索韉  
張開了帆的翅膀  
船要開航

這船是太小了些  
但它勇敢的  
滑進了深廣的海洋  
嘲笑著狂傲的風浪

挺直了脊梁  
那高聳的十架桅檣  
用連絡的全德的愛為船身  
信心接受上面吹來的力量  
用不著七手八腳的  
搖櫓鼓槳  
雖然在黑夜  
仍然要持定了希望的舵  
記認北極星的方向



你的目標  
不是向名  
利撒網  
在這沒有  
邊岸的  
海上  
有多少靈  
魂沉溺  
喪亡  
有抓住他  
們伸出來  
的手  
拉上來  
又載著他  
們駛向安  
康  
黎明還未  
到  
你從遠方  
運來生命  
之糧  
工作的報  
償  
只是那生  
之微笑的  
花朵  
迎著朝陽  
開放

## 橋

兩隻手不  
是一雙  
從不同的  
邊岸伸出  
來  
緊緊的接  
合在一起  
靈魂在融  
合  
無聲的愛  
交互湧流

是十字架  
一那古老  
的十字架  
築成了永  
不朽壞的  
橋樑

## 死與生

你謙虛自  
己一最大  
的謙虛  
捨棄高天  
的寶座  
降卑到  
人間  
你犧牲自  
己最大  
的犧牲  
把自己身  
體當作  
了祭物  
奉獻

面 掩 一 暗 地 昏 天 上 山 他 各 各 在  
刑 子 愛 的 的 強 一 你 向 神 的 義 義 公  
罰 受 同 盜 的 犯 罪 與 竟 者 義 那  
竿 的 詛 的 死 在 了 掛 蛇 的 的 治 救  
味 苦 的 絕 墓 墳 受 嘗 望 盼 的 命 生  
眠 安 地 地 墓 墳 受 嘗 望 盼 的 命 生

死亡 旋 放 延 失 天  
滅 遠 釋 綿 損 今  
吞 永 死 遞 裡 直  
是 的 因 面 地 收  
亡 正 命 裡 在 豐  
死 真 生 人 落 的  
你 是 的 在 子 息  
來 天 遠 靈 麥 不  
原 升 永 聖 粒 成  
啊 復 如 隨 那 卻

現 顯 頭 舌 主 相 見  
狂 火 羊 的 殿  
的 的 害 主 的  
道 惡 殘 毀 待 焰 為 的  
背 邪 下 拆 期 火 軍 耀  
著 著 裝 要 和 大 榮  
動 燒 偽 動 求 風 為 與  
推 燃 的 活 祈 大 成 中  
在 在 皮 的 裡 的 骨 光  
但 地 羊 勇 這 節 骸 的  
撒 遍 在 奮 在 旬 乾 曦  
今 天 狼 敵 們 五 枯 晨  
今 今 豺 仇 我 那 使 在

## 法老的鞭子

當 法 老 的 鞭 子 揮 動 的 時 候  
奴 才 們 只 剩 下 顫 抖 的 自 由 容 陋  
在 這 笑 容 比 起 痛 哭 更 顯 醜 陋

口 裡 除 了 應 是 別 綿 延 聲 音 流 大 門  
汗 水 和 眼 淚 只 能 向 奴 才 的 私  
他 們 的 消 遣 是 會 是 勇 敢 的 門

應 該 是 有 人 欣 賞 他 的 驕 傲  
否 則 就 如 失 落 至 貴 的 珍 寶 座  
仿 佛 當 他 向 上 同 族 又 大 聲 咆 哮

從早到晚他看的來那麽勤勞  
為要討主子的賞賜和稱好  
全然後忘記了有迦南的基業  
好像心也無形的鏹鏹鏹鏹

奴才每也有著各自財產  
那最大是謹慎的拘守遺傳  
準打破那永遠半空的真理  
碗

奴才更被自己的肚腹轄管  
自由敬拜神被看為造反  
當法老的鞭子揮動的時  
你可曾偷仰望神慈愛的臉

注：法老是古埃及的統治者，也是宗教權威的代表。

俗遠侵近略，東征西伐！  
擄掠來人口和財富，  
在地面上到處稱霸；  
有誰敢不服俺的理論，  
就無憐憫的集體屠殺！

埃及發展得既富且強，  
倚靠尼羅河成其偉大，  
豈僅是雄視一方，  
還推廣享樂文化。  
我是身體！只管眼前歡，  
誰肯相信審判與刑罰？  
讓摩西再來過一番，  
表現西乃山雷厲風行可怕，  
還是金牛犢深耕的犁溝，  
種植豐茂的莊稼；  
到時收割在禾場上，  
才知道糠粃歸火焰原來是真話！

## 良友

面頰用水洗  
洗不去所蒙的羞垢  
眼睛是流淚的泉源  
流不盡哀愁  
那為了製造笑容  
而張開的口

掛著“愛”的珠串  
卻要嚼碎我的骨頭

主啊  
惟有你是真實  
是我的良友

太陽

太陽從地下升起  
衝破了  
黑暗的墳墓  
大地甦醒了  
清晨的鳥兒

奏著光明的凱歌

得勝的元帥乘著  
白駒從東方的時候  
當他經過慈愛的乾那葉子  
伸輕柔的擦乾那葉子上的淚珠

在屋頂下的人開始  
找著了生的活泉源  
因為金箭射碎了鎖  
花迎解凍從溪中得回自由  
天空的雲霞奔流

鴿子，你在何方

戰雲灰沉沉的密佈著  
掩蔽了希望晴空  
彈雨降下輕易的死亡  
隨帶著人從普羅米修斯的智慧  
靜靜的山谷被震擾

顯得更沉鬱 更沉鬱

鴿子  
那鴿子  
是否被生人張開他如溫  
或千他在望能用  
他盼用  
來鐵翼獵者的折碎的翎  
橄欖枝的心的的腳毛  
的抓槍期的殘家來覆  
鴿子噬彈期待你  
射中你  
待你  
甘露

你豈是迷失了方向  
你豈是嫌棄那痛苦醜陋的面目  
你被傷害者太遙遠了吧  
是你為非是偽善者在樊籠裡  
莫非是你為囚禁了人弄者  
只是取得被愚弄者的真實金錢

鴿子  
那腳來橄欖枝的鴿子  
你在何方

### 百合花之歌

原野中有骸骨  
城市裡滿了強暴  
你長大的幽深的山谷  
所吸取的營養  
並不是流人的血液

勇敢的  
你展開綠色的旗幟

向著荊棘嫉妒的箭鏃  
用純潔的喇叭  
吹奏起黎明之音

### 信念的飛鳥

雨絲  
織成了愁網  
籠罩著大地  
撒在人心頭上  
不停的  
陰沉沉的感染擴張



要捕捉明天  
吞嚥希望

我的心畏怯  
仿佛迷失在寂寞的海洋  
如落葉在泥地  
甚麼勇氣都消融了  
只剩下沮喪  
像廢棄的渣滓一樣

雖然我不曾看見  
彩虹在天際發光  
但我持住神的信實  
信念的翅膀堅強  
我的心靈的鳥  
向著光明的太陽飛翔

### 椰樹的沉思

椰樹蓬亂著頭髮  
等晚風來為它梳刷  
因為在戰火中  
喪失了它親愛的媽媽

孤單的燕子悲鳴

翱翔在廢墟  
失去了築巢的舊梁  
也失去了昔時的伴侶

白雲駕著風的翅膀  
自捆鎖的邊隙逃出  
雖慶幸獲得自由  
卻流著淚雨傾訴

是烽煙和橫流的鮮血  
把西天的晚霞染紅  
太陽無可奈何的回顧  
暮色卻已漸漸朦朧

在晚風輕送著耳語時  
椰樹下有人私慾的驅使  
人都是誰揚起真理的旌旗

### 祈求的心聲

復活的主  
我們向你仰望  
你勝過了幽暗死亡  
帶給世人天光

得勝的元帥  
我們跟你同往  
在艱難的人生戰場

你加給我們力量  
對我們何等的殷切期許：  
我永願看見  
天國的軍隊打失敗的仗

但今天 主啊  
哪裡有你的旗幟  
遍地是吶叫的豺狼  
荊棘蒺藜在園裡滋長  
你的葡萄園

我們的奔跑  
歸於徒然  
我們洒下眼淚  
並綿延發出復興  
我並沒有澆灌下  
並我們播下軟心  
我卻像被飛鳥吃  
上天上的傾倒生命  
看哪 何等的  
冷淒淒涼  
墻倒園荒

主啊為何你仍  
為何你大大的  
伸出你下乾的  
再降枯乾的  
使使將殘的  
靜默的臂膀  
然能再賜下  
風骸成輝煌  
燈火輝煌  
靈火軍  
大發亮

拂拭著生鏽的劍

拂拭著生鏽的劍  
我悲哀

敵人仍然猖狂

我的力量  
卻已衰敗  
魔燄仍然  
我的心高張  
卻如寒灰

在遍地的  
我豈能  
擴張幻  
多在少  
我呻吟  
豈能消  
間  
枯了  
早千  
中萬  
生上  
命之  
宮  
中  
綁  
鳴  
聽  
聲  
忍  
心  
歌

只是  
我的劍  
沒刃  
劍已  
腿能  
不手  
不凱  
變那  
是昔  
是理  
已經  
鏽蝕  
了鋒  
利  
發  
起  
垂  
禱  
舉  
起  
哀  
啼  
踐  
踏  
的  
的  
勝  
的  
旗

當然  
還有人  
熱心  
拚命  
還他  
卻不  
管  
在我們  
的陣  
營中  
保存了  
氣力  
在為  
戰事  
的祝  
慶  
違背  
在門  
外  
私鬥  
是為  
了自己  
沈痛  
的飲  
酒  
的勝  
心  
意  
悲泣

弟兄  
我們  
來彼  
此勉  
勵

讓我們互相纏裹創傷  
我們不要的“成功”揚揚  
只要自己將主的名傳揚  
我們不應守山頭“據點”  
要主動的人活潑的  
爭取人心靈的解放

主啊  
我在這裡等候  
我在這裡呼求  
我願使你彰顯五旬節  
我願使你醒起  
我願使你神旨意在  
我願使你身上成就

## 憂愁

憂愁不能將山峰推到  
卻能為自己的築起監牢  
使你背上沉重的擔  
因為更加沉重的鎖結  
因使眼中眉的鎖結  
春天的光輝減少

快到主救恩的泉源  
來洗你流淚的眼  
飽飲祂樂河的水  
使你愁腸舒展  
哪當還怕烏雲風暴  
主慈愛仰望的臉

## 明天

綠葉成了黃葉  
葉地黃葉  
悄然落在一地上  
一片又變成了一堆  
今天變去的灰塵只  
悄悄時間不曾留太多  
卻除了太多的  
昨天不復在  
今天還壓在  
心頭

季節不曾停留  
生之年輪在日  
黑髮白髮增加  
我望那真實的  
和那真耀的  
生命

# 永不消褪的光華

我聽見了那聲音

我聽見了那聲音：一  
號角吹起  
戰馬在長嘶  
我聽見了那聲音  
風在樹梢上  
飄動它的大旗

天空的陰雲是那麼厚密  
啊 多雨的響聲  
爭戰的氣息  
多少的靈魂失喪  
你還在計算夢中的財利

主我你我  
的的  
心能  
心能  
的見  
豈聽  
燃燒  
亮著  
照高舉  
在傷痛  
安逸  
了那聲  
生命音  
的的  
暗的  
起真  
起理

敞開你關閉的門  
主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  
你無人去解開被撒但  
要聽先斬斷對世界的牽繫  
我時候已不見了那聲音  
不我聽見了那聲音  
甚至能自得意時  
間讓  
你  
哭  
泣

起來吧  
不要留下  
不獻上你  
獻上你的  
靠著主  
後顧  
不戰  
一直奮  
魔鬼的  
但我聽  
主將他  
在裨榮  
耀  
凱旋  
時  
甚  
麼  
一  
下  
已  
能  
大  
力  
既  
已  
經  
扶  
犁  
底  
雖  
然  
高  
漲  
那  
聲  
音  
：  
然  
高  
漲  
那  
聲  
音  
：  
然  
高  
漲  
那  
聲  
音  
：  
然  
高  
漲  
那  
聲  
音  
：  
然  
高  
漲  
那  
聲  
音  
：  
然  
高  
漲  
那  
聲  
音  
：  
然  
高  
漲  
那  
聲  
音  
：  
然  
高  
漲  
那  
聲  
音  
：  
然  
高  
漲  
那  
聲  
音  
：

蝸牛

哪裡是你的家  
你已經忘記  
你的家在背上  
離  
一  
時  
也  
未  
曾  
相  
離

世上應該數你



奇希為最生  
的家的離不從  
游子的脊背  
你

中安息著  
的行的進  
世界輕棄  
的視將你  
的鄙世冠  
擾有緩人天  
紛卻麼憑一  
在你那任有  
只

## 蒼老

那棵老榕樹  
你比我更為  
你的手臂那  
還有傻曲的  
腰

沒有人為你  
梳剪風飄搖  
沒有人為年  
補綴了綠袍

人們對你是  
彎起舌頭的  
射出冷苦的  
太多看著我  
卻你比  
那麼殘忍  
是像那弓  
嘲笑像藤  
葛兒纏繞  
枯凋

去吧，陰影！

去吧，陰影！  
你走吧！  
我不需要你的陪伴；  
我不接受你的愛憐；  
我在主的光中，  
不會孤單。

我不再失望悲哀，  
不讓苦澀的淚  
遮掩我盼望的眼；  
我停止塑造  
偉大的自我，  
把這偶像摔碎，  
淡漠從人來的稱讚；  
用微笑迎接損失，  
就是傾倒生命也甘願。

當罪惡得著潔淨，  
主的光輝進入心間：

我不能再陳  
不要堆積的  
在殘廢的驕  
心留傲，嫉  
房的陰妒，  
的一暗，恨  
角，怨，念…  
一切惡行隱  
燒在十架祭壇。  
都一顆心，完  
一愛所征服，  
充滿。

但是，當我走上了  
這各他十架道路，  
才知過所知的  
遍佈著荊棘，艱難。  
處處是逼迫，試煉，  
受盡了蔑視，憂患；  
當懷著一顆破碎的心，  
教會尋求醫治，安慰，  
哪知，在創傷上一  
更添了上的傷痕代價  
甬買得來的悲慘的經驗：  
原是傷心的發現在蠅  
子中間。

啊，歡笑吧！  
建造成功的巨廈，  
口號叫得動聽，新鮮；  
美麗的旗幟在招展，  
向世界拋著媚眼，  
與罪惡攜手相連，  
我們那條路又寬，  
奔起酒杯慶祝聯歡，  
同魔鬼訂下了約：  
“互不侵犯”！

當那隻手伸進來的時候，  
啊，可怕的黑暗！  
在“愛”的團體中，  
才認識實在的奸險，  
哪裡有甚麼重擔！  
彼此擔當重擔！

他微笑親  
是那樣的機巧呀！  
是是那樣的麼好看，  
嘴是那麼的香甜；  
（甚至的在彼猶大相撞，  
拔刀主的相用脅不得推你的力肚裡沉墜，  
真箇用不踏著權向心，  
巴好爬上淚顆沉靜夜我捧著受傷的  
眼一類墜在的  
在靜夜我捧著受傷的  
心向主陳言：

“主啊，讓我去吧！  
人微弱的力量哪裡能堪？  
喝譏誚如同喝水，  
受毀謗如同吃飯；  
在眼淚和餐餅的時候，  
杯中血汁下咽。  
正把拒盜而有人揖盜，  
把拯救靈魂的託付  
當作戲玩的無關；  
用大部內爭戰。  
作對內爭戰。  
主啊，讓我去吧！  
讓我跳出這是非圈！”

耳中傳來主的慈聲，  
仿佛主榮耀的面顯現：  
“我兒！顧你不要灰心，  
不要一直奔跑，仰望標竿。  
你可曾知道，高天，  
我為誰離了塵寰；  
穿上貧窮受盡痛苦，  
說不盡的煎熬，  
數不完的辛酸……

光，偏；絕，  
真行人，拒絕，  
愛迷被，為可厭；  
不走，嫌，更的背脊，  
人人我棄強盜罪的人的答鞭；釘，  
世世的人比負無情人的架被懸；  
因為潔被我背受救援在血漬，紫衫；  
因因聖看我忍我身是  
是編你流你己學你  
用染用成的血為擺生豈是  
是荆棘，得勝的，王冠。  
是生的命，是所換，  
你為何在祭壇的奉獻？  
你豈是比我想高國先生？  
是比我更為完全？

今天，就是到今天，  
這道路的人，  
也沒許多的方便；  
聖潔有真道的種子，  
是用鮮血播散，  
是用汗流澆灌，  
是只有焚燒的生命，  
才可奏出頌讚的詩篇。  
你應當忠心的到底，  
跟隨我的腳蹤，  
直到光榮的凱旋……”

剎那間，消，愁霧皆散，  
陰雲盡是飄，麗日在天；  
仍白雲輕實立約的彩虹；  
神信在碧空的那一邊，  
我的眼淚，手指拭乾；  
我被當“自我”的陰影除去，  
我重喜樂的泉源。

我不再哭泣，  
我不要吶喊！  
我勇敢的吶喊！  
使這聲音，  
載送那美好的信息，  
在沙漠，  
在平原，  
在喧囂的城市，  
在寂寞的荒山，  
在不住的廣傳，更廣傳…  
不叫人悔改離開罪惡，  
祂必廣刑赦免，  
脫死亡，重生，醒悟向善，  
尋求生命之主的面，  
為主勞苦多結果子，  
把佳種撒在人心田。  
我意志已決，  
信念更堅，  
願像蠟燭把生命燃盡，  
直到朝陽從東方射出金箭。

去吧，陰影！你去吧！  
我要像勇士，  
揮動神的寶劍，  
斬斷，斬斷你的鎖鍊。  
你不要對我再糾纏，  
不必再依依留戀，  
去無極的遙遠，  
去吧！用不著握手，  
我不要與你“再見”！

## 失去自由的鳥

兩隻鳥，  
有著美麗的羽毛，  
並且他們的翅膀，  
強壯完好。  
看他們的家裡，  
是那籠是精巧！  
是那籠是任何鳥兒的  
超過任何鳥兒的  
技術水平，  
這誰都知道。  
鳥兒哪會造得出家？  
如此安全的家？  
是由人類  
慷慨的代勞。

他們被遷入這新居，  
並沒有甚麼繁苛的信約規條；  
享受著清潔的水，  
和人手調製的饌肴；  
並無須辛勤覓食，  
每曰裡度曲鳴叫；  
把“自由”換取生活，  
還有附贈是  
狹小的“煩惱”。

他們本來有健翼，  
可以與鷹隼爭速競高，  
可在碧空白雲叢中，  
一同飛揚歡笑。  
如今，卻住在屋簷下，  
看狗兒吠跳，  
受貓兒諷嘲。  
夜夜有一個  
永遠是夢的夢：  
拾回逝去的歡樂，  
在無際的空間嘯傲。

是那樣的親切啊，  
我闊別的朋友！  
梳理羽毛的和風，  
燕兒的剪刀，  
為春天裁成新的綠袍，  
那簡陋卻更溫暖的舊巢，  
在我向我展開臂抱。  
我要餐朝霞，  
飲清流，  
摘晨露，  
登雲霄...  
不願再被世事纏繞。  
我的家呀，  
我的家是在林梢！

### 遙遠的旅程

我已經遠遠望見  
那榮耀的天城  
那珍珠的門  
受苦所凝成的光芒

路那麼崎嶇而遙遠  
但主的真理作我的杖  
使我持定盼望  
一直前行

這路上沒有花香  
也沒有旅店  
只有那永恆之光  
像引路的星  
使我的步履  
堅毅的邁步前進  
越過沙漠  
拉長與世界的距離  
更移近那城垣



我要朝拜那位君王  
是被殺的羔羊  
當我失去自己  
在頌讚的歌聲中  
披上榮耀的新裳

### 樊籬

我們同住一個世界上，  
卻像不同的星球  
那樣遙遠。  
是人殘忍的手，  
作成了不能超越的界限；  
但是，在禱告中  
我們卻又緊密相連，  
並沒有甚麼能夠阻攔。

我們同在一條路上，  
可說是朝夕相見；  
但卻有藩籬在中間，  
我們各自站在一邊，  
射出冷冷的箭，  
所見的只是外面，  
內心是那麼遙遠，  
沒有一些兒溫暖。

啊，可咒詛的藩籬！  
是你，在人與人中間  
造成了敵視，  
留下了分割的痕記，  
人們卻寧願受你的護庇。  
甚麼時候他們才會醒悟——  
需求所缺乏的陽光和愛，  
藩籬，將完全被毀棄。

## 十年

一系列的日子，  
從生命中逝去。  
像是水流，  
不曾停止，  
也不能轉回。

在小舟上，  
我迴望：  
多少的土地荒廢，  
未曾結出果實。  
原來是  
立志，不會帶來豐收，  
除非你辛勤的  
播種，耕耘…

十年，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  
一分一秒的累積，  
我必須來堆成，  
當清醒的時候。

## 在星月的光下

一鉤新生月  
和數點光亮的星  
出現在東方的天空

那誇大的口  
所造成的神話  
終於破滅了  
“日不落之國”的旗

悲哀的降下 降下  
新沙皇主義造成的黑夜  
籠罩著地球上最大塊的土地

升起了  
希望之光升起了  
高懸在夜空中  
雖然光芒不是最耀眼  
卻給世人堅定的信念  
黑夜並不能淹沒一切

那光來得如此遙遠  
勝過了雲霧  
爬上慈愛的山巔  
將你慈愛的光輝  
洒向人間  
你是好母親  
用你柔和的手指  
給予兒女們慰藉撫安

一鉤新生月  
和數點光亮的星  
出現在東方的天空  
在星月的光下  
是那麼自由和平 寧靜  
是我向天父感恩頌讚  
也獻上祈求：  
願荊棘不在此滋長  
這光明之島永遠堅立  
勝過黑暗的波濤  
更願她的兒女們  
都認識賜星光的神  
也把光明照耀全地

### 冠冕

人們都在和時間賽跑  
努力增加速度和功效  
在這場不停的爭逐中  
卻從未有人得到錦標

中倒功蕭  
途跌成蕭  
跑竭的髮  
奔力定白  
在就不使  
人點跡積  
有終蹤堆  
甚至訪月  
甚未尋歲

路足跡郁冕哭  
窄停血馥冠哀  
架棘斑花耀有  
字的斑鮮榮經  
十的的朵著曾  
那上下朵得夜  
向路留出晨一  
奔因人放早晨  
要不前開到雖

## 火煉

赤紅的火焰  
並沒有將鐵燒燬  
只使他變成鋼

熬煉是痛苦難當  
眼淚往下淌  
祈禱卻是升上  
在壇上的祭物  
經過焚燒才發出馨香

自從迫害  
向你伸出  
在不為主  
你經過了  
卻造就了  
你成帶了  
卻證實了  
可怕的戰爭  
光榮的幽谷  
群的羊使  
鍊的鎖道  
巨掌中的勝仗  
幽谷的牧羊者  
使道不被捆綁

主所親愛的

苦腳 剛強 挺起 興旺  
受你的道 光 你的腿 而更  
使好榜明 的 煌心發 導的  
心美下 “神輝信和的 的主  
甘你留是了 上的手雲使  
是使徒止證身 人的彩苦  
豈為信不見你 少垂你受  
裨是為你更在 多下因你

蠢 狼 倫 冕 旒  
為清了豺 求 巴 比 倫  
虐成認理的 呼 倒 列 王  
暴己都真的 傾 起 古 冷 明  
的自 界 害 們 要 興 耶  
但它 全 那 殘 聖 使 耶  
撒使 全 那 聖 使 耶

告 滅 亡 燒 燬  
宣無將 鐵 燒 燬  
的必 有 成 鋼 時 候 的 利 劍  
喜子 沒 變 成 點 點 的 胸 膛  
欣之 並 他 一 被 鑄 成 的  
我 們 各 焰 使 有 要 刺  
雅 火 只 還 你 刺

震動的大地

### 一 哀捷克

巨掌 了 泥 管  
力揚 鐵 笑 飛 肉 破 了  
權飄 的 的 的 的 破 了  
它 旗 幟 頭 的 的 的 破 了  
出 旗 的 的 的 的 破 了  
伸 的 刀 斧 者 的 街 上 漲 了  
風 督 的 征 服 者 的 街 上 漲 了  
北 基 著 來 童 體 怒 被  
當 敵 漆 載 孩 身 憤 在

流著 流著

北極的寒風吹來  
黑夜使自凝結  
克理莫林的偉大工業  
征服了輕工業的國王  
用人民苦澀的眼淚  
讓成勝利的甜酒  
戰車隆隆的巨齒咬噬著大地  
麟的震動  
大地之子的心

## 二 地震

長久的沉默的大地  
她的忍耐忽然被  
它載不動那沉重的負擔了  
高聳的建築在增長  
罪惡的工程也在增高  
大地搖動 塌陷  
人們在邁入死亡前  
卻仍然傾向淫亂之酒的媚笑

地在震動  
用枯骨所堆起的權榮山峰  
用人智慧修造的蓄水池  
在崩裂毀圮  
快來投靠耶穌吧  
得著那不能震動的國  
進入祂永遠的榮耀

## 方向

是誰定下了古老的規章  
在地上設立了方向

任憑人東奔西忙  
情感多麼容易變移  
但多少年來，  
“方向”仍然是一樣

在四方的中間  
歷史的日漸衰老  
新聞不停滋長  
人迷失自己的叢林中  
在荊棘鋪成了荒涼  
衰草塞滿心頭的荒涼  
更有情慾點燃起  
情慾的野火  
烤炙得人們口渴欲狂  
啊，何等切的望  
哪裡能尋得滋潤的瓊漿

活水的清泉  
自體的冰凍地  
滋潤謙卑的死亡岩石流出  
給疲勞的旅人  
新的力量  
伸出你的手來  
交在那有釘痕的手上  
祂必引導你  
由腳下直到樂園的地方

### 火焰的微笑

除去銀子的渣滓，就有銀子出來，  
銀匠能以作器皿。（箴二五：4）

忍耐這火焰吧  
不要再嗟歎

誰會欣賞火焰的歡躍  
和它發出的笑聲

不是你在忍耐  
不是銀匠在忍耐  
不是他開著望  
不是因遲延而凋謝  
你的微笑

火焰用時間作燃料  
也燒去了渣滓  
使銀子成為純淨  
能以作器皿  
他還要再雕刻  
加上精巧的細磨

到那時候  
將欣賞你  
但透過  
將會給  
那會贏得  
這美若  
火焰  
你歡  
樂  
一定驚人  
驚人的  
早光  
欣賞  
那時候  
那眼光  
的術品  
一些  
欣賞

### 遙寄

把思念  
刻在青綠的樹葉上  
託鴻雁  
把友情帶到遠方

鴻雁在空中飛  
飛過一朵朵白雲  
飛越過險峻的高峰  
和重重的手  
交那片葉子  
那卻已枯黃  
我的思念  
沒有的誰  
也破碎了  
破碎了  
破碎了  
破碎了



天氣是冷的  
雨絲垂下  
一並不是一縫綴破碎的心  
卻也是澆滅熱情的餘燼  
憤怒也凝結了  
我只輕歎著  
冷啊

風把破碎的枯葉  
捲在了一堆  
天上降下火來  
燒著了  
在暗中的禱呼聲  
像祭物的香氣上騰

### 前面的路

從腳下  
到碧天的  
鋪開了前面的路  
越遠也越窄的轉彎  
直到那隱藏著的轉彎  
在艱難與成功的中間  
並沒有邊界  
當你的腳  
跨過去才會知道  
眼淚中  
原來會有歡笑

看哪！那片雲

看哪 天邊的 那片雲  
夕陽給它輕輕飛揚 上了黃金  
但它不久就降臨 歡欣

看哪 天邊的 那片雲  
竟然堆成了壯麗的 山峰  
卻不能抵擋吹來的 暴風  
無聲的傾倒 消失了 蹤

看哪 天邊的 那片雲  
他不辭勞辛 無論遠或近  
當他降卑又仰望 悄悄的 散霖

當我口再沒有聲音

當我口再沒有聲音的時候  
當我的心停止了跳動  
那將要來黑暗的日子  
一切都要在主的 面前說明

我曾想到那日子  
星星都殞落了  
還有甚麼能夠存留到永恆  
只有為主得永恆靈魂

現今我的口還有聲音 救恩  
當我向這世代述說的 子  
在滋潤那些枯渴者的心 惡言  
求主禁止我的口 說成  
敞開墳墓的氣息 蔚成彩雲

## 山川秋入夢

在黯淡的夢中：一  
日光 蒼白的臉  
沒有血色  
樹葉落了  
剩下了光禿的空枝  
看不出大地仍然有氣息

貧窮的山  
露出了瘦骨  
它的衣破了  
誰給它綴補  
山 沉默著  
沒有憤怒  
也沒有哀哭

不見了  
那舊時的伴侶  
也帶走了歡笑  
綠色的豐富  
飄零的落葉  
在奔流的水面  
那 是生之旅  
那 是豐收

## 進攻

號角長鳴

劃破曉空寂寥  
旌旗在晨風中飄  
雖然壓制著大群的同胞  
但我們的腳步正已漸走近  
黎明漸消

基督的戰士  
你在那裡  
你曾否聽見  
你呻吟哀泣  
你在罪惡的  
願否響應  
我們的元帥呼召  
死亡門前  
變為號咷  
喪失的靈魂  
快樂中  
焚燒  
元帥呼召

不要再建立自己的堡壘吧  
為甚麼修造高大的監牢  
那強固高得得意的歡笑  
你在那裡誇自傲  
並且青天的生命也  
使自已的也萎謝枯凋

戰馬在奮鬣嘶嘯  
道爭戰已艱難  
但有戰人卻在  
也有一人躲在象  
起卻自鳴清高  
揉吧發挺  
天上一揉會降  
必須要耕  
不必能坐  
進須要待  
迎攻要迎  
接勝利  
嚙的狂暴  
雨也進行  
烈的轉背逃  
已象牙塔中  
高你脊  
挺的腿跳  
的卻不  
辛勞的會  
的勝利歡  
大能笑  
黎明在  
來利到  
中創造

## 回頭看

我慷慨的花去了青春  
買來了衰老傷 懊悔  
和心靈的主創傷 來  
從夢幻現的陸地沉下去了  
卻珍惜建的閣頹頹  
地在枕上留下歎息和眼淚

在路邊的花叢中  
美艷的著詭詐的蛇  
隱藏著那咬傷馬蹄的蛇  
把最險惡引向使人的沉溺的歧途  
是那媚笑的浪

我開始了夢幻的生活  
離開了往錫安的大道  
多少了個晨昏虛度  
歇了播散佳種的手  
卻自我欺騙自說  
一雖然不作得甚麼錯

白髮在頭上增添  
熱誠從心中消失  
狂妄的鑄造事業的皇冠  
而卻與罪惡最卑賤的材料  
主那啊回頭來看彼棄絕的  
那使我的馬多能釋回頭的釘痕  
將我的腳踏著真理的土地

花朵的來頭  
芬芳的來頭  
芬下身的光明  
成下腳那  
變要我到  
也乎那能  
嶮幾吻願  
崎我親但  
天我無  
無論  
是哀哭  
或爭吵  
在路  
上流連

## 陽光與雨

聰明的外表  
裡面的卻沒  
在火的熾熱  
竟沒有陽光  
智慧的中心

我不需要陽光  
若它只是晒黑  
要的至是我破  
照是在我皮  
使眼目的我裡  
使花兒的顏色  
顯明

在陽光裡  
只看見灰塵  
快樂的快樂  
我悲哀的跳躍  
雨滌除了灰塵  
卻不能滅灰塵  
只造成泥潭  
屋簷在流淚  
我的屋也滴漏  
地上溼了一大片

我響應陽光  
照在我的心裡  
使我成為燒著  
我不作要作  
願化為甘霖  
在天空漂蕩  
滋潤雲的心

我願我的生命  
成為有陽光的雨天  
人們笑了  
我笑我的願望  
我更歡笑  
若我的願望成就

你往哪裡？

我問，  
這異鄉的人問：  
白日，你往哪裡？  
黑夜，你往哪裡？  
水流，和車的水流，  
你往哪裡？

我望向遠方，  
天和地相接，  
海和天相接，  
不知如何逃脫  
時間無情的追逼！  
我恐懼：  
在沒有狂暴的風，  
沒有些微波浪的日子。

蒼鷹

那隻蒼鷹  
有堅強的翅膀  
飛越了房屋  
飛越了籬牆  
向著青空翱翔

它要搭窩在高處

在巖穴 在山岡  
在上 沖得更高  
用 它鐵鉤的利爪  
攫取白雲  
來鋪在它空虛的胸膛

啊 你有太大的雄心  
太多的幻想  
你想要解除一切的束縛  
要直薄穹蒼

你攫取的成功竟是虛空  
哪裡是你永遠的家鄉  
回轉吧 蒼鷹在震響  
空中雷聲已在震響  
歸向造物主  
在祂的慈愛中才有天堂

## 失落

在黑暗的夜裡  
我打起記憶的燈籠  
循著那原來的路徑尋找  
那失落了的歡笑

那歡笑的花朵  
曾在春天的  
是那麼的好  
似乎平淡卻  
不是那麼人工  
使我欣羨  
坦率自然  
懷念  
爛舒展



我尋找一塵灰的鏡子裡  
在拂去清澈小溪的水面  
在在那清流尋覓上山巔  
又沿流水叢林爬上花朵  
啊那歡笑的殘凋得四散  
早已經凋殘的狂飆吹得  
被人生拾不回的碎片  
成為拾不回的碎片

我後悔了得著虛浮的“成功”  
為得須用失落的歡笑交換  
竟在神的面前愧赧的慈顏  
我虔誠的再向我展現生命  
求主得重生的平安轉天重擔  
赦罪憂鬱中回轉重擔  
從舉目向著青天的重擔  
失心中燃燒著些微的光燄

我得了歡笑  
那失落的歡笑  
在黑暗裡  
我打起真理的燈籠尋找  
我要得著的喪失的靈魂  
得著的喪失的靈魂

### 醫生的煩惱

在醫生的候診室裡  
有他個久病的患者  
掛著的鉛色的面孔  
他沒有鑰匙可打緊鎖的眉頭

淵深望絕到墜的心  
的在急湍的於未  
的在忍了息是那  
的忍了一聲他  
的來是那  
的看又是

病咽喉  
疾他的咬噬  
有住的蛇一  
也扼私的莫  
己掌自纏住  
自的被纏住  
生巨被纏住  
罪的心手

苦解救  
麼診治  
這求春  
何去回  
為去先  
你該施  
生不  
醫麼病  
為甚後  
唉為醫然

### 遲來的禮拜天

禮拜堂的鐘聲  
在叩著的夢的門扉  
週末的疲倦  
追尋歡樂所剩餘的疲倦  
仍然緊壓在身上

還記得昨天晚上  
在劇院中  
在遮掩著的恥的夜的黑衣下  
在那是何等的爭戰  
英勇的弭平良心的不平安  
換來心靈的空虛枯渴

對溺愛用的母親  
不使甘願高寬的欺騙技巧  
她就要遮掩世人的縱的謊言共犯  
卻就透著為難的耳目  
何況想到神難的鑒察  
並沒有甚麼能向祂隱瞞

手臂又掛在另一個男人手上  
俘虜了他的獵取人  
也獵取了滿足虛榮的名位  
但自己卻成了俘虜  
只覺得心在漂蕩著沒有自由

沉重的雲霧  
裹著的夢一般的生活  
迷茫的行在禮拜堂的歸途  
好像失去甚麼  
好像背負著重擔  
在這遲來的禮拜天

## 輓歌

我為所親愛的唱歌，  
是一首輓歌：

我親愛的  
你死了  
你血管中的血液  
不再浮騰  
你曾火熱的心  
不再激盪 跳躍

一塊紅炭  
浸熄在水中

汽 白 和 響 聲 出 發 會  
息 中 海 陽 太 的 紅 火  
一 點 一 大 在 墜 沒 卻

笑 笑 會 會 會 會 會 會  
笑 笑 笑 笑 笑 笑  
死 亡 死 亡 死 亡 死 亡  
時 候 時 候 時 候 時 候  
為 自 己 活 著 為 自 己 活 著  
必 爭 執 必 爭 執  
不 死 了 活 著 不 死 了 活 著  
一 著 一 著 一 著 一 著  
榮 利 榮 利 榮 利 榮 利  
勝 利 勝 利 勝 利 勝 利

吧 手 的 偽 裝 的 理 想  
的 實 貴 的 己 理 的 見 證 的 軍 中  
了 現 昂 貴 自 己 理 的 見 證 的 軍 中  
記 了 手 的 偽 裝 的 理 想  
忘 己 的 實 貴 的 己 理 的 見 證 的 軍 中  
你 自 己 現 昂 貴 自 己 理 的 見 證 的 軍 中  
許 你 選 價 埋 是 失 去 卻  
也 是 揀 於 你 為

一 告 禱 的 愛 親 我 為  
前 座 恩 施 在

過 說 曾 你 你 你 你 你 你  
說 過 說 過 說 過 說 過 說 過  
不 被 丟 棄 不 被 丟 棄 不 被 丟 棄  
春 雨 春 雨 春 雨 春 雨 春 雨  
那 枯 枝 那 枯 枝 那 枯 枝  
向 高 聳 的 樓 叢 中 向 高 聳 的 樓 叢 中

的枯骨吹出氣息  
使他能夠再興起  
我將獻上感謝的祭  
用歡欣頌讚代替哭泣

### 還給我春天

現實的北風  
吹冷了人的心  
白雪蓋在頭上  
人老駝了背  
長久的看著地面

但你有過我的朋友  
像駱駝般的飛揚的心  
也似鋼鐵般的沉默  
卻雪沒有降下堅毅  
就縮在溫暖的家裡

朋友  
我不知該說甚麼  
甚麼也說不出  
失望的眼淚  
梗住了我的咽喉  
實在的  
我們之間沒甚好說的

我詫異  
你似乎不再熱誠  
你把何時與理想絕交了  
把愛主著全人的靈魂  
卻坐下了來  
當然你也一奔跑的時候

那只是追求肉體的享受

拔出你的長劍  
犁開堅硬的冰封大地  
為世人哭泣吧  
讓眼淚化為春雨  
滋潤著廣大的田野  
綠滿天的盡頭

不要再向我的微笑  
一那麻木的笑  
我向你挑戰：一  
讓我們來決鬥  
或更好是攜手戰鬥  
向罪惡  
向苟安  
向豢養豺狼的善士

當北風吹的時候  
一北風仍在吹著  
不要待春天來  
也別讓它匆匆去  
時代的孩子  
出去挺起身子來呼喊：  
還給我春天

## 戰史

在寧靜的夜晚  
我翻檢著戰史  
那燦爛的光輝  
並未因時間而褪色

神的兒子基督耶穌  
把火帶到了地上

戰士們  
在十字的旗下  
奮勇的征戰  
他們把福音向著遠方  
帶向地的盡頭  
使主國的疆域擴張

如今  
這火焰仿佛熄滅了  
這屬天的軍隊  
竟然向敵人退讓  
想來是何等心傷

求主使我們的興起  
把主勝地上飄揚的旗幟  
在那火焰再燃燒吧  
先用鮮血在我們的胸膛  
那未完的戰史  
永遠輝煌  
永遠發光

匆匆

燕子  
穿著黑白相間的羽衣  
在春天的水面掠過  
它試用剪刀  
剪斷那不止息的水流

年年有燕子飛過水面  
不同的燕子  
一樣的水流

水匆匆逝去  
載走了春天

光陰黑白相間  
匆匆飛去一般  
如同燕子逝去  
水流曾止息  
那不曾動口  
已翻經衰老  
更黑髮變成了  
童更髮凋殘  
年的殘了  
真的笑容

行路的旅人  
匆匆的走向  
帶著微笑  
因為時間太短  
他必須走得太匆忙  
遙望苦難後面  
只恨不在那的  
卻領受在那不凋殘的  
榮耀前流彼岸  
面冕

### 可愛的晨光

黑影還在牆角  
我熄滅了人造的  
守候著過遠方的  
晨來越過遠方的  
一切景物都變得  
清晰

還有一個永遠的早晨  
有金黃色的榮耀  
在黑夜的後面  
正一天天的接近  
也許這是最後一個黑夜



當趁你生 命 中 的 晨 光  
珍惜屬於 你 的 日 子  
準備迎接 那 榮 耀 早 晨  
把珍珠綴 成 的 華 冠  
莫等灰暗 的 黃 昏 來 到

## 二月的風

二月的風 輕輕的撫著 大地 的面頰  
輕輕的生出 蓬茸 的綠髮  
大地凍解了 新紗  
冰凍枝披上 了霞  
枯枝兒在笑 雲霞  
啊花兒在碧空 和雲霞  
向著碧空 和雲霞

二月的風 輕輕的拂過 柔清 的水面  
輕輕的激起了 微笑 的漪漣  
水面激著 水流 的錦  
像綠錦引向 了天邊  
把豐美帶給 兩岸

二月的風 吹吧  
盡你的力量 悲慘 的世間  
臨到這昏睡的 枯樹  
吹醒著溫暖的 愛  
吹送著溫暖的 主 的 恩 典  
如運河的心裡 更 旺 的 燒 吧  
在人的生命 更 旺 的 燒 吧  
燃燒吧 更 旺 的 燒 吧  
主真理的火炬  
傳送得更遠

## 夜燈

雖然你  
也沒  
有  
不在  
你  
在  
暗  
夜  
中  
能  
兒  
忽  
略  
與  
的  
自  
己  
散  
放  
皓  
晶  
的  
月  
瑩  
的  
著  
同  
等  
任  
責  
明  
光

你  
不  
曾  
注  
意  
四  
周  
的  
環  
境  
也  
不  
無  
暇  
傾  
聽  
草  
蟲  
的  
鳴  
聲  
不  
管  
它  
稱  
許  
或  
是  
譏  
評  
冷  
嘲  
或  
是  
熱  
諷  
與  
黑  
暗  
妥  
協  
自  
己  
的  
生  
命  
不  
默  
的  
獻  
上

今  
夜  
我  
獨  
在  
壁  
上  
忽  
地  
寂  
夜  
述  
燈  
帶  
任  
金  
色  
對  
著  
孤  
燈  
的  
身  
影  
感  
到  
鬱  
繁  
壓  
前  
胸  
見  
證  
和  
向  
我  
勇  
敢  
的  
一  
生  
往  
時  
更  
明  
亮  
的  
心  
靈  
吧  
櫺  
窗  
暖  
再  
醜  
已  
笑  
上  
窗  
櫺

## 新嘉坡頌

四面波濤洶湧  
你這小獅子  
堅定地站著  
向怒吼的波濤怒吼

一個荒涼的漁村  
你的兒女們  
迎著朝曦駕漁舟出去  
又載著金黃的夕陽歸來  
在岸邊  
張開漁網  
椰樹的亂發在風中搖曳

如今  
這裡是雄偉的港灣  
你堅強的臂膀  
在兩洋之間  
向駛來的巨輪張開  
你的眼睛一燈塔  
在黑夜裡  
散發著慈愛的光芒  
有誰能辨認  
那昔日漁村的風貌

從東方到西方  
你是海上的橋樑  
四面波濤洶湧  
你這壯獅  
堅定地站著雄視四方  
向怒吼的波濤怒吼  
你已經健壯了  
那福音的漁舟啊  
為何仍泊在安全的港灣內  
向著遠處揚起征帆吧  
載著歡笑的  
向人海的深處撒網

## 彩虹

我愛天空中  
因為它像一  
這世界的是  
所需要的爭  
鬧和平  
彩虹的弓  
懸起已經太  
多了

我愛天空中  
不是因為它  
這世界的是  
所需要的純  
潔  
彩虹好美  
顏色已使人  
目眩

我愛天空中  
因為它像一  
聯繫了現  
是用的神  
虹是神神  
見證著雨  
它向背離  
發出無聲  
彩虹一座  
橋與實實  
鋪記的人  
號好和珠  
中出現生  
人的呼

## 長堤

當走完最後  
一尺土地時  
候  
淡的惆悵  
不是因幽怨  
或是離愁  
不是因流淚  
或是垂柳  
只是面臨著  
海浪的怒吼

不能再往前走

鳥兒歇在枝頭啾啾  
人們在空中羨魚游  
晨霧與中煙波漁舟  
在崎嶇的怒濤搏鬥  
夜臨時卻又疲憊歸  
旅人惘然望著  
海峽的水流

滴下了多少的汗  
磨繭了雙手的鋤  
用信念和盼望的山  
剷平了不平的山丘  
讓仇恨和分離永  
歡樂的車載來愛  
吧 埋葬吧 吧 吧  
豐收

赤道上的雪花

酷熱的太陽  
晒在人的身上  
萬物都像燃著的炭  
在散發著過多的熱量

但在人的心裡  
卻凝結著冰霜  
雪花片片下降  
如同巨大的手掌  
摑在身上  
真有些痛苦難當

苦難的日子不會太長  
雪花終是要消融的  
它毀滅不了生機  
只能使愛的綠濤增長

## 生活的盼望

不要一個再希望  
有夢幻寧靜的  
晨鳥歌王國  
的聲所  
被槍彈所  
戰爭正  
那抉擇逼  
在點就  
邁向下一  
須迎戰  
或被它攫住  
吞噬

沒把我們明天  
有英必管沒  
甚勇須然  
麼當爭然  
更作爭要  
可恥戰來  
的恥向歡  
的著明笑  
了天或  
憂愁  
帶來  
憂愁  
不改變

盼望不是風箏  
也不是飛鳥  
沒有人能夠將它射墜

## 含羞草

我紫綠我心何好殷把  
看見的葉中不勤當  
一莖作想不的當  
一棵兒羽毛的  
含羞草的形狀  
移植在籬旁  
澆灌  
供養  
國色天香

兒答模時候  
葉答的的隱藏傷  
的羞秀它面手  
它頭閨摸下的  
到低女撫在我  
觸容淑近刺將  
我斂是走利然  
當它像待有竟

當毒相莊快張黨來荒  
大惡形端很乖結弄田  
了的表似衍十分群它蕪  
上常一貌繁十成把稼  
心非是經的是人真你  
小西只正它又傷你教  
不東的作且格箭是會  
你那有假而性暗若定  
我把這事告訴朋友  
朋友說：

亮事仿  
手開些相質璜有心人  
的界有一些物裝的敢賽經  
傷眼有有的的勇利的  
受得上也毒好勇利的  
著覺世界正有美是法偽  
撫頓這豈不少著誰開虛  
我卻這豈不有但揭

### 圖書館裡

書籍  
的書籍  
疊洞工探尋  
層岩礦寶藏  
架成了挖掘的  
一堆你在智慧

在深邃幽曲的坑道中  
你迷失了自己  
你高喊狂歌迴聲  
山巒間傳來入恐懼的谷底  
卻只使你才記起  
這時你在頂上縛一盞照明燈  
忘記

時間染白了你的頭  
歲月壓彎了你的背  
在絕望的曠野  
你流下了眼淚  
當那串墜地的碎星光  
你發現智慧的前頭  
就在你前面的升起  
指引你的道路

## 上升

人能夠升得更高了  
在奔月壯舉的成功中  
高興的狂歡

人可能升到星宿之間  
卻與神更遙遠  
與地獄更接近  
人們所受的教育更高  
效果是墮落越深  
所有的努力不是過徵驗  
種的是風收的是暴風

人們幾次的欣幸  
瀕臨幸福的邊緣  
哪知不過是破滅的夢  
在夢中生活



喝著燃燒般的枯渴的酒  
又啃著夢的碎片

生活中在罪惡中麻木了  
心靈在早已的痛苦的驕傲  
用別人的成功在靈中  
築造了自己在痛苦  
卻在刻下了痛苦

罪惡在世上發醇  
地獄的煙瀰漫著前途  
包圍了人類還來得及的時候  
啊當趁耶穌的光生命  
接受祂永恆的再沒有黃昏  
讓照耀你中向前又上升  
使你行越明向

## 生之憶

在逝去的日子  
籬笆上的歌聲  
被鷹的鉤爪撕碎

幻想的雲絮  
不能再作安息  
巢  
不黑暗在太陽的  
葬禮之前臨到  
並且時在正午

紅葡萄酒因醇而轉化  
釀出的人生在下咽時  
滿了苦味  
且使房屋頹倒

使長大的肉軀頹倒

光的氣息吹進我的心  
那膀臂扶起了我  
作鋼筋支撐著我的力  
我扶起了房屋  
拭著淚和汗微笑

白色的野馬

一匹白色的野馬  
披著光明的鬃  
無論如何都拴不住  
它掙斷了強固的韁繩

從東方向著西方  
不停息的狂奔衝  
有疲倦的大好腳程  
卻聽不見經過的蹄聲

它踏碎了昨夜的好夢  
踢翻了破碎的帳篷  
為甚麼你那嚮往西方  
豈是那兒有豐富的飼料和馬棚  
啊它沉默沉默如同永恆  
卻帶走了時間和瑰麗的人生

逝去

你曾向人們含笑  
當出現人面前的時候  
總忘不了誇耀的裝飾  
智慧  
財富  
美貌  
那是在一長列日子之前

不記得從哪一天起  
你憂煩日落  
怨恨月圓  
那陳舊褪色的處女王冠  
變得那麼沉重  
壓得你雙眉皺摺

那逝去的日子已經去了  
未來將如何遣度  
你才知道  
而“空虛”的真實  
戰慄不定的遲疑著  
邁向明天

### 觀月岩標本

你有黝黑平凡的面龐  
你來自那遙遠的地方  
群眾形成了洶湧的人浪  
圍繞著伸長了頸項觀望  
人群在稱賞  
你默默的  
跟地上的石頭沒甚兩樣  
難道你沒有些話  
對地上的人宣講

我們在這地上的家鄉  
仰視你來的美潔光亮  
是那我們的派往迦南的“探子”  
但我們過了四五十萬哩的旅行  
帶回了一片的荒涼  
沒有水的荒涼  
沒有音響  
古老岩石和土壤  
佈滿了殞石所加的創傷

啊 遠來的岩石  
人將你擄掠來到地上  
以為是遠征的偉大戰利品  
值得誇讚稱揚  
但在浩瀚的宇宙中  
實在如近鄰的門旁  
月岩啊  
你在漠然冷視人的虛驕狂妄  
向渺小的世人見證  
當向永生創造的神投降

### 新春的早晨

夜露棲息在高枝上  
綠葉是它的巢鋪著幻想  
方在朝日的光明中  
展開彩麗的歡笑  
卻已化為昨日的夢  
伴隨著晨霧飛去

時間的水流中  
並沒有激盪的浪  
卻把許多人的前途埋葬  
你必能航向成功的光明岸  
只要主在船上

### 電視天線

平凡的鐵塔

站在山岡上市人群  
遠離了街上人穹蒼  
矗立著耀上目的盛裝  
沒有來那麼的孤涼

你靜默的沒有聲音  
使許多人的家妙音  
你樸素的不出奇共  
卻顯示出奇妙存像

你以智慧的手臂  
從上面接取  
向四周散揚  
我測不透你的心  
只呈獻無言的敬仰

## 人聲

浮雲飄揚在空中  
像是沉默的山夢  
啊從遠古沉睡到現在  
還沒有覺醒

在深山叢巒的中間  
有人在那裡不停揚聲  
莫說那沒有智慧的腳蹤  
山谷豈不也發出迴應

## 時代的火焰

殉道者所流的血尚未乾  
十字架殿久已冷落不堪  
神的光未熄滅卻昏

喪失的靈魂每天有一萬千  
道德兒女墮落罪惡民向田  
神為何與罪惡同享豐筵

不再坐下吃喝起來玩耍  
捨棄自我中心卻牽到祭壇  
斷開鎖鍊的手擺上奉獻

捨己奉獻  
捨己奉獻  
獻出你時代的火焰  
燃起自己的一切  
把投入主福音國度的聖戰  
向前向前  
今天的十字架  
要成就永遠的榮耀冠冕

## 飽足的饑民

在金色的圖畫裡  
在黑色的濃煙中  
在舒適的床榻上  
在成功的山峰...  
有少許的飢餓虛的心  
正患著真理的貧血病

他們在掙扎用僅存  
的氣力在抓  
是飽足  
也真實的空虛

人人可進入基督的豐富  
若放下自己把持的飽足  
就不至失望空手回去

## 迷失

現實的金箭閃閃發光  
將“理想”墜入泥塘  
從此它的沉墜不能夠再飛翔  
悲哀的不能夠再飛翔

鋼筋混凝土建成的叢林  
比原野更為荒涼  
遮蔽了陽光  
並沒有人能指引方向  
雪白柔軟的“文明”  
竟是罪惡的泥塘  
在成功舒適的高位上  
有撒但鋪張開的羅網

惟有各各他的十字架  
流血的道路生命之花開放  
領護你經過艱難的世路  
直到天堂  
看那引路的星光明亮

生活

在鋼鐵的陰影下  
在鋼鐵的速度下  
陰暗  
寒冷  
恐懼  
緊張...  
這就是生活嗎？

人失去了熱情  
卻仍然活著  
這是冷酷的現實  
在鋼鐵的威脅下  
邁向死亡  
以醉漢蹣跚的腳步

那一天  
十字架的光  
賜給我熱愛和安息  
我得到了永遠的新生命  
才認識生活  
也開始生活

希望\*

蔚藍的天空失去了光芒  
橄欖枝下更多的  
荊棘滋長(注一)

人們經歷了痛苦哀傷  
憤怒的指頭指向那  
圓頂的會堂：  
人類的墳墓！



可恥的無字墓碑  
竟蔓延些兒功勳可宣揚！（注二）

雖然 濃雲遮阻了前方  
人類的希望卻未埋葬  
只有掉轉腳步  
歸向基督  
祂要賜你新的生命  
在你新的心版上  
刻上神永恆的憲章（注三）  
看哪 東方已露出曙光

\* 訪聯合國有感  
（注一）聯合國旗是藍底，表示希望；中有橄欖枝，  
代表和平。  
（注二）有人說：聯合國會堂像座墳墓，秘書長大廈  
像墓碑。  
（注三）六月二十六日，是聯合國憲章簽字紀念日。  
憲章不能實現，因人心邪惡。

### 隱士之歌

悲哀 在巨廈的陰影下  
一幢幢的巨廈長起來  
心靈卻低沉  
更低沉  
看不見陽光的地方  
正義一次  
又一次的向金錢投降

良心習慣的豎白旗  
罪惡卻高歌勝利  
築起“偉大”的材料  
不是鋼鐵  
是許多痛苦的瘦骨

巨輪推進的動力  
是燃燒著哭泣的眼淚

就這樣  
你咒詛 你怒吼  
離開了人群  
哪知 在你去的地方  
有 更多更凶猛的野獸

山深深林密密 又是  
看不見陽光的 地方  
落葉在 歎息發霉

隱士的心低沉 迷惘  
歡笑在哪裡？  
不是在流泉中 也不在陽光  
是在遠遠失落在背後  
還是 在上面  
太陽並未死亡 也一定升起  
太黑暗從不能吞噬光明  
但你若吸入光明  
黑暗就消融

## 年輪

那樹 堅實的大樹  
終於 倒下了  
有人在 計數 它的年輪  
多少 歲月 多少 風雨  
留下的 紀錄

它開過花 燦爛的花朵  
它結過甘美的果實  
這一切  
都留在 孩子們的記憶裡

霜雪染上了孩子的一雙鬢  
他著的也手粗糙的樹皮一樣  
堆年輪堆積的皺紋劃在額上  
永留著英勇的刻劃記憶

### 水上生活

送走了夕陽，網下的夜，飢腸  
沐浴著希望，深深的，忍受著寒霜  
懷裡外面面等待，時間中等待  
夜凝結的息，悠長蒼茫  
夜等的，等待著天

狡猾的魚兒溜走了，  
留下了灰暗的漣漪，  
湖面明淨的一片悲滄，  
構成生活無意義的低沉步伐，  
踏著不知目的在何方，  
撒網的人跌入了憂鬱的網，  
不止是無法攀越的  
是冰冷的，高牆

是那一天  
加利利異人的腳蹤

踏過了平靜的湖旁  
我的心湖興奮激盪  
忽地興悲調終止了  
生命是的的懷昂揚  
代替的苦的手  
祂受了的奇妙樂章  
譜出了

我永遠記得  
祂的聲音柔和而堅定  
祂的面貌憔悴卻慈祥  
呼召我離開傳統生涯  
將糧食撒在水面上  
我從神不再跟從世界  
為著得人靈而勞碌  
開拓神國邊疆  
為那得如魚的光榮託付  
我背負起十字架的前往  
要踏平崎嶇的世路  
迎向漫長的黑暗  
向東方的光亮

### 枯旱的日子

在枯旱的日子  
沒有雨也沒有露  
樹木的葉子垂下  
是在憂傷還是愧悔

人們是流汗生活著的  
從那久遠的年代以來就這樣

汗漿 開闢滋潤著地土  
汗漿 建立了雄偉的成功

汗流著 在烈日下  
汗蒸發著 成溪流  
汗從未匯成歡樂  
汗從未鑄出歡樂  
人們向神呼求：乾渴  
人舉起了手  
在枯旱乾渴的日子裡

### 角聲

你要大聲喊叫，不可止息；  
揚起聲來，好像吹角；  
向我百姓說明他們的過犯，  
向雅各家說明他們的罪孽。  
以賽亞書第五十八章 1 節

讓陽光照進裡面  
鋼骨凝土建築的陰影  
私慾的死蔭下的人  
你生活在自我的巨大的陰影下  
莫怪你只為你背向著陽光

屋頂下的掩蓋著羞恥  
罪惡的被冷落在繁殖的發霉  
正道已經鏽蝕的鐵鍊  
這世代正走向滅盡的盡頭  
獅子從叢林出來了  
要吞噬人類的希望

回轉 迎向陽光  
讓陽光照進  
你前路將鋪  
進入主的堅城  
免去忿怒和危  
等候那光明的永恆

### 未曾凋謝

夕陽慢慢的沉下了  
晚霞不著喪服卻盛裝光彩  
宿林的鳥兒未奏輓歌  
只是歌唱跳躍何曾哀悼徘徊  
春光隨著落花逝去  
流水的琴韻依然是爽朗愉快

莫非是他們都無情  
或是無知表達錯誤情態

花朵的生命並沒有凋謝  
只是轉換了存在  
春天並沒有消失了一層  
只是人又邁上了梯階  
永恆的

拂落你心頭的塵灰  
拭乾你眼上的悲哀  
換上一朵勇敢的微笑  
落日明天還會起來

### 荒原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http://aboutbible.net)